

接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元旦，同盟國全體由中美英蘇四強國領導，在華盛頓發布共同宣言，「光明」和「春暉」，同時照臨大地。到今天（一九四四年）元旦，剛剛滿兩週年。

這兩週年內，最大的光明，就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三，英美兩盟友領導各國，自動撤廢清末以來所訂一切不合理不平等的條約。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平等互惠新約簽字。其他各國締結的改過自新，廢舊約，訂新約。好了一百年的鐵鍊枷鎖，完全解除乾淨，我們自然感激 蔣主席的豐功偉烈。可是 蔣主席卻很謙虛地告訴我們說：

「……我國自清季開始與列強訂立不平等條約以來，到了去年（民國三十一年）正是百週年，我們中華民族經五十年來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百週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紀錄。這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頁，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對世界，對人類，的平等自由，

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燈塔。……——中國之命運——一八頁——

以後中華光明的前程，超越了「燈塔」。而是晨旭初昇，朝曦乍上，而逐漸走到白日的中天的境遇了。接下去蘇境內勝進，意大利的投降，加拿大瓦城中美英三國會議，莫斯科蘇美英中四國聯合宣言。這都一步一步可着光明核心推進的紀錄。最近又堅固奠定光明的基礎於古埃及的金字塔旁邊，那就是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十一月二十二日，蔣主席和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中美英三強國偉大的元首，會議於開羅，這不但在世界史上難尋倫比的「史文」，而「中國之命運」，已全部納上光明的正軌，是全世界人所共見共證的了。

回頭來，再談到本題——誠報——本人於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底到達樂山，依照籍貫法住居五年以上即可入籍，本人已實住五年八月以上了。初到樂山時，件件感覺得舒服，物價低廉，山水秀麗，風俗淳樸，肥鮑鮮美。只有一件感覺得黑暗，兩眼有如盲瞽，就是沒有本地報。要看渝蓉兩地的報須等一兩天三四天以後，還要不翻車才行。後來感覺得這消

息黑暗的痛苦？這類人漸多。於是乎也有人出來辦些短命報，比較壽長一些的有嘉陽日報。更像樣一些的是正聲報。這兩報的創辦人及總編輯，都常常跑到鄙人家裏來商談的。這雖然在嘉定的黑暗中，放出一縷暗淡的短光，可是上之所記載的國家消息，都是苦痛的，失望的，沉悶的。——總之是「黑暗的」史蹟。下之報館的本身，經費的無着落，設備的太空虛，人事的不協調，創辦人的離嘉定，其命運也都逃不了短命而夭折。——總之是一幕「黑暗的」悲劇。

樂山新聞界之真正湧現光明，自誠報誕生之日始。也就是自咱們「中國之命運」真正踏入「光明的進程」之日開始。韓處長的進駐嘉定，正是中國被任爲同盟國四大領袖之時。——這是一個極光榮的時代標識。——韓處長劉主任一蒞斯土，即積極倡辦誠報。不但負責籌劃可恃的經費。關於設備方面言：自備長途電話，自備無線電收音機，後來并且自備印刷機器及工廠，自行印刷。到今天舉行二週年紀念，誠報本身光明的基礎，及其命運，已完全奠定了。

上之，中國的命運，這二年適走入光明的進程。所有的史蹟，都是光明的史蹟。誠報所記載的「史文」，都是光明的「史文」。預祝今年（一九四四年）更是大大勝利之年，是絕無疑問的。所以我知道：今年誠報的內容，要放大光明！你瞧吧！



第三卷

思橋集

# 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三日，國民政府頒佈褒揚先師梁任公先生明令。讀竟，泫然流涕。不見我先師音容，十五年矣。中原板蕩，神州瘡痍，我先師地下有知，必將縱橫走其老淚！幸而元戎神武，朝野同奮，中興大業，發軔方半，晨旭初昇，炎靈在望，不待家祭之告，九原有知，又必且血涌神王，奮興無已，抱望無窮，長歌浩詠以鼓舞此偉績也。昔吾亡友張素癡（蔭麟）先生，以中樞未褒梁揚梁先生爲遺憾，此在先生無遺憾也，其昌侍先師之日久，親見先師每飯未嘗忘國，其愛羣忠國之懷，出於天性，非有所資報也。今中樞不忘前修，誦德報功，並且出於委員長蔣公萬機之餘所親提，海內忠賢之士，必更將聞風而興起。昔光武尊節義，敦名實，而東漢一代民族道德水準之高，爲各朝冠，其效亦可以觀矣。曩吾友張曉峯先生（其昫），曾令其昌撰「梁任公別錄拾遺」當時促促，未竟

所記。先生晚年之嘉言懿行，頗爲外間所未盡知，其昌見聞真切，懼其日久而遂湮，長夜寥寂，濡筆而存之，倘足以警頑而立懦乎？

曉峯先生曾述及 國父與先師合作，南海乃不肯與 國父合作事，其昌亦曾從容舉此

事以詢：「世俗所傳云云，究可信乎？」先生親答曰：「不然。中山（先師如此稱）與我

甚厚，在橫濱，有一短時間，每宵共榻，此世人頗有知之者。外傳南海輕視 中山不恤與

之合作，皆奸人挑撥之詞也。最初，南海不甚了解 中山確係實事，後經日人平山周 宮

崎寅藏 頭山滿……輩之奔走疏通，尤其犬養木堂（毅）之解釋爲最有力。犬養翁漢學甚

深，道德甚高，爲南海與 中山所共欽，經彼之解釋介紹，二人俱已渙然互信。其後不斷

有奸人，兩面挑撥，破壞合作。吾頗疑此種宵小，來自清廷，特南海環遊世界，而我鷺居

日本，無由委曲詳盡進言耳。康孫最後破裂，聞在馬尼刺。孫屈已諷康，康亦欣然出迎，

聞下至樓梯之半，有人阻康云：孫攜有兇器，此來實行刺也。康驚駭上樓，孫大怒而出，

此事我非目覩，亦得之傳聞，大體或不謬也。犬養木堂聞此訊長嘆！況在吾輩！然康實無



輕視孫之意也。」

先師雖不及交，蔣委員長，然對蔣委員長實中心欽慕愛護，此非其昌妄說，有一事可資確實證明也。十六年新秋，先師病體初健，甚喜。先師住宅右鄰，為中原煤礦公司，其屋乃先生之婿周國賢氏所有。先生興發，散步至公司庭中，其昌與廷燦兄（先生之姪）從。三人在花架下共坐一長藤椅，忽王搏沙先生匆遽入門，（以下特用白話記）見先師，脫帽，搔其光禿之頭，大呼曰：『好戲』，先生笑曰：『什麼好戲？』王搏沙曰：『真的嗎？』梁大驚，擲其半枝雪茄突然起立以足怒踏之。王搏沙隨答隨摸，煙盒，以一雪茄授梁，王亦抽。梁頹然坐，王亦對坐。王搏沙曰：『這還了得！這不得了！真不得了！』梁皺眉蹙額，連連咨嗟。『敢問先生，有何不得了處？』王故作滑稽，以戲中人聲調，丁相問。先生不答。少頃，嘆一長氣，『唉！中國真要亂到幾時呢？我這一生，還能眼見中國太平嗎？還能眼見中國再興嗎？我望了幾十年想中國再興，現在看來，中國再興的時候，我決然已死了！』王此時面貌亦肅然，『先生病剛好，怎麼這樣悲觀。早知如此。不』

告訴你。」梁仍不答，一人自嘆自說：「共產黨笑我不澈底。我自己知道，誠然不澈底。不  
我只望國家早日的「再興」，國家的元氣，再不能斷喪了，人民的苦痛，再不能不解除  
了！內戰決須要停止，統一須要實現。先頭，我甚至於痴痴的希望吳子玉好，給你們趕跑  
了。現在你們又要鬧翻姓蔣的！你們與中國究竟有什麼樣的深怨死仇，一定不讓牠統一再  
興！」王窘極，以滑稽語調作答：「先生息怒，我姓王的不要鬧翻別人」。梁不自然地微  
笑：「對不起，自然不是說你們，——你和子馨廷燦。我有點憤激，好像在罵你們。——

其實，蔣某人我沒見過一面，不過凡是少年英雄（當時華北盛傳 蔣總司令為「少年英

雄（故先生云云。）我總覺得是可愛的，我愛少年。我為繼起有人而喜。「搗沙！正經請

你講這經過的詳細。到底那裏得來的消息？不要又上了東洋人造謠的當？」王於是略述

蔣總司令那時下野赴日本的經過。先生聞 蔣赴日本，突又立起厲聲說：「老天！危險頂

透！松坡不到日本決不送命！松坡有統一中國的資格，天知道，東洋醫生給他打了什麼藥

的針，就一命嗚呼！蔣到日本嗎！糊塗！沒有人提醒他一聲。糟透！糟透！」先生面如土

色。其昌乃起立曰：『先生的見解實在是對的。但我永遠有一種迷信，天祐中國，一定會  
有賢者起而統一。』蔣總司令應該就是。先生可息休了，我和燦哥出去打聽確實消息報  
告。』因與燦兄扶先生歸臥，先生回時足疲須扶，當夜便血復發。醫生大驚，明明已痊  
癒，何以復發如此速而且猛！又臥床不起者近二月。據此事，先生心中愛護蔣公之真  
誠，於不知不覺間畢露矣。

國民革命軍近京畿，其昌適返杭，爲五妹締婚，故濟南慘案時，先師悲痛之狀，不獲親  
見之。傳聞先生再度出國避難之說，卽北上謁見，告以『先生如出國，其昌將再赴廣西。』  
先生曰：『余對祖國，可告無罪，國人如諒余，余決不離祖國懷抱。如一時真不見諒，余  
無力赴美，將暫赴朝鮮隱居，汝能從我乎』其昌答：『友人邀回廣西任省視學。朝鮮仍爲  
我中華之國土也。崔致遠之文章，李退溪之理學，亦何異乎中華，慕之久矣。且先生有  
命，自當隨侍。』先生曰：『然，余至朝鮮，擬作朝鮮理學史，或朝鮮學案，汝可助我。』  
無何，先生病篤，七百年來朝鮮理學之淵源，遂任其若存若亡，國人雖學通，亦無有肯注

意之者矣。惜哉！使先師而老壽，其功績決不在黃太沖（宗羲）之下也。

先師急公忘私之德行甚高，非弟子阿諛，有一事實，述之足爲末俗所師效。十五年

夏，教育部聘先生任京師圖書館館長，而經費涓滴全無。初時挪用昔年館中儲積寒微之小款，

先生捐館長薪不取以維持。至冬，此餘滙亦乾，館中無煤升火，無紙糊牕，余入之，冷風

颼颼，乃如殯舍。（時尙在方家胡同）先生亦不裕，乃慨然將其本人五萬元之人壽保險

單，向銀行押借，發薪，生火，糊紙，館中人皆騰歡，煖如挾纊。此事徐森玉（鴻寶）先

生亦常常對人稱頌先生以私濟公之美德。以私人生命之代價，濟國家公共之文化，余至三

十八歲，尙僅見先生一人而已。故特表而出之。污官墨吏聞此事，良心亦有所感動否乎？

先生建設國家文化事業之熱心，乃出於天性。可爲吾輩之模範。北平圖書館充實完

備，莊嚴喬皇，得呈今日之偉觀者，大半出於先生之苦心擘劃，經營創始，並由於任用袁守

和（同禮）先生之得人。此世人所週知也。將其平生積聚之圖書金石十餘萬件悉數交呈國

家，今陳列於北平圖書館，此亦世人所週知也。有一事，關係民族文化甚鉅，先生苦心努

力作成之，私心者因私破壞之，而最後卒告失敗，遺恨無窮。然世從未有知者，余特以董孤直筆揭破之，聊城楊氏海源閣之宋刊書，此國家之文化重寶也。使在日本，即價值較此低十倍者，亦早經政府指定爲「國寶」矣。乃北洋軍閥，昏瞶不知，二次兵匪滋擾使楊氏較次之善本，若元刊明鈔損失不少。其宋刊精華，由一年老之夫人，死力維護，得以救出，攜之天津，邀索高價，廠肆書估有漢玉堂王某者，密得風聲，渴思成此買賣以收大額用金。此估素走先師門牆，乃報告先師。先師大喜，欲爲國家永保此國寶。一面囑勵王估，使其效力，一面邀集京津名流，共襄盛舉。楊氏老夫人索價二十餘萬元，往返折衝，其舌敝唇焦，又勉以「愛國」大義，最後始講定七萬元成交，包括宋刊四經四史，及宋刊莊子、王右丞集等約數十種，全部在內。此價值不稱貨。但北平圖書館部門宏大，每一部門購書之費遂不能不嚴受時間限制。「善本書」一部門，不能立時提出七萬元之鉅款，時葉譽虎（恭綽）先生亦極熱心公衆文化，乃與先生共同宴客於梁宅，當時商定分爲十股，各人認借，由北平圖書館按期攤還。北平圖書館先認三股，先生認一股，譽虎先生認四股。

傅沅叔（增湘）先生認一股，周叔穀（暹）先生認一股，時北府首相潘復，欲求歡士林，自告奮勇，願認三股或四股，托葉公轉告，事垂成矣。越二日，會中某鉅公愛古成癖，不能忘情於宋刊王右丞集，喚王估來，密告以欲將王集除外另售，王估難之。某公遂倡言：「梁任公葉譽虎皆好好先生，不懂市價，易受人欺，如此批書價，何至價七萬金之鉅耶。卽四萬金可了，已微貴矣！」楊氏老夫人聞之，憤極，遂解約。王估乃哀訴鉅公：「爲此事，往來京津舟車旅店費，已罄三百金矣。商小民非諸大人比，無錢補貼！」某公斥其癡曰：「若持王右丞集來，此區區三百金，吝不賞汝耶！」後聞王右丞集，竟歸於某公，恐今又歸日人矣。老夫人空抱遺書，善價難沽。越數年，聞以十八萬金售於張漢卿（學良）將軍，而九一八烽火踵至，又不果成。使此國族重寶，不得歸於國家永保者，某鉅公「私」之一念之所賜也。

先師好獎揚人善，而自處謙卑，於弟子輩如此，於同時友輩亦如此。教授清華研究院時，先生之齒，實長於觀堂先師（王國維）。褒然爲全院祭酒，然事無鉅細，悉自處於觀

堂先師之下。此外對於陳寅恪師，趙元任師，李濟之師，梁漱溟師，亦皆自持摺約請教之態度。寅恪師稱先生爲『世丈』，而先師推重陳師，不在觀堂先師下也。觀堂先師從屈原遊，先生爲之請於當局者至再，終至見格。先師益咤噤無聊，命其昌輩推舉良師，其昌代請達諸同學意，推章太炎（炳麟）先生，羅叔言（振玉）先生，先師歎然曰：『二公，皆吾師之好友也。』先生尤憫念章先生，嘗一人負手，盤走室中，忽顧予曰：『子馨，汝提起太炎，好極！使我回憶二十年前在日本時，吾二人友誼，固極厚也。太炎而今亦老矣，如肯來，當大樂！因汝一提，使我此二三日來，恆念太炎。』其昌因奉校命，北走大連，謁羅先生於魯詩堂。南走滬，謁章先生於同孚里第。章羅二先生固昔嘗請業問學，特未展弟子之贊耳。初時羅章二先生均有允意，章先生撚其稀疏之鬚而笑：『任公尙念我乎！』且有親筆函至浙，報『可』。然後皆不果。羅先生致余書，自比於『爰居入海』，章先生致余書，有『衰年懷土』之語。（二書憶尙保有於北平）其後校中聘林宰平（志鈞）先生馬叔平（衡）先生，則先師已歿矣。先是余每至滬，必謁章先生，至津，先生必問：『在滬見

「菊生（張元濟）太炎乎。太炎與汝談何學。」其昌答：「菊生先生之德性，太炎先生之學問，皆使其昌終身不離忘。章先生偶與其昌談及易說卦「其於人也爲宣髮」，其昌言「宣髮卽壽髮」。王伯申經義述聞曾言之。」章先生謂「此說是。證據在北齊書。」卽背誦北齊書某人傳如流。前輩讀書之博而且精如此，雖欲不衷心欽服不能也。其次，與章先生談及「明清思想源流，章先生曰：「戴東原思想，出於明之羅整庵。」其昌大驚，此非將整庵存稿，因知記「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等書，釀熟胸中，而透視其背，決不能出此語也。故其與昌對靜安、太炎二先生之學問，乃衷心佩服，非震其名也。」先師爲之首肯者久之。

先師養疴津門，故舊往來最密者，丁在君先生（文江）、范靜生先生（源濂）、胡石齋先生（汝麟）、江翊雲先生（庸）、余懋園先生（紹宋）、熊秉三先生（希齡）、張伯苓先生（彭年）、林宰平先生（志鈞）、次則張君勵先生（嘉森）、蔣百里先生（方震）、胡適之先生（適）、徐君勉先生（勤）此四先生常在海外返國始見。若葉譽虎先生（恭綽）、周季梅先生（貽春）、藍志先先生（公武）等，則有事始至，不常來。人甚多，已不記



憶。曾慕韓先生（琦）亦曾來問疾。其昌於上述諸名公，除胡適之先生，先已請謁外，其餘皆因侍先師，始得捧手請益者也。百里先生，我同里，且吾先姑丈之遠族弟兄行也。然未嘗見一面，直至在先生家始識。志摩表兄本與先師最密，彼時在印度，故僅一至，弟子侍者，其昌及與國姚顯微（名達），永嘉劉子植（節）。此諸名公，或在或逝，其風采言論，有足爲世表率，傳嘉話，培良風，因述先師而連類記之。今之文藝作者，揚惡而隱善，務計人之醜而掩人之美，以毒罵痛詆挖苦挪揄爲能事。建文藝之基礎於糞穢上以自豪。病態乎，健康態乎非余所知也。余則略記本人當時之印象：丁在君先生威儀修飾，捲鬚膏髮，衣褶整挺，儼然英格蘭之卿大夫也。崇科學，尊理智，講條理，重分析，是其長也。在君先生語余，其少時亦曾讀宋明理學書，此爲世人所絕不知也。且親語余：「對於『無鬼論』之概念，不信『靈魂不滅』之說，最初自宋儒，後學科學，而此種信念乃得證實。」先師述：「在君爲淞滬商埠督辦時，薦函數百封，不任用，亦不拒絕。但將函中所述各人技能專長，分類分組保存，遇某事需人，依其技能，按類分組索閱。再行徵求。其無

處不玩「科學把戲」，至於如此。」一夕，在君先生戲問予曰：「請問專家：郭沫若將大學「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改為「兄日辛，父日辛，且日辛。」此說，子以爲然否？」余曰：「此至確不易之說也。郭此文投燕京學報，燕京托予審查，予讚嘆絕倫，極力推薦。刊時卽由予代校。」丁先生笑曰：「我於金文甲骨，全爲外行，然此說亦知其然也。」張君勵先生，誠懇厚熱情磅礴，終身以斐希忒自命，鼓吹復興不倦；又爲德哲人奧伊經弟子，而對於宋明先賢學說，熱烈服膺提倡者。范靜生先生德性澹泊寧遠，恬靜和易，態度極溫，語言極寡。喜生物學，卽在先生家中，亦最喜至院庭細觀花木草樹態姿生意，把玩硯味。熊秉三先生天氣，雖長鬚垂胸，而開口大笑時，尙有孩子遺態。胡石青先生敏銳而透切。江翊雲先生靜穆。其尊公叔海先生（瀚），余屢嘗請謁於方家胡同。豪爽闊達，老而彌壯，高談放歌，聲震梁塵，與吾輩少年情緒投合。翊雲先生與父風固殊焉。張伯苓先生開廣而又堅毅。蔣百里先生深刻而沉鬱。徐君勉先生真摯而誠懇。俞樾園先生與吾輩最稔，在先生家往往解衣磅礴，揮毫作畫。寫巨松圖，長二三丈，元氣充沛，以贈先師，

先師題以長歌，以自厲晚節焉。又各贈吾輩以畫幀畫扇，徧及諸弟妹，人人歡舞叫笑，極人世至樂。自今觀之，樾園先生之畫，骨重神雋，與南宋浙派之馬（遠）夏（圭）殊，與明代浙派之戴（進）朱（端）殊，與清代浙派之鹿床（戴熙）鶴齋（趙之謙）更殊，殆得力於黃大癡（公望），而又發揮其俊朗明爽之個性者歟？樾園先生，吾浙派畫苑之別子亢宗也。亦時時以其所珍藏，請先師題跋，余尚記有黃石齋（道周）潑墨山水，蔣山僖手書詩卷等。又有粵人羅原覺，常攜唐宋珍貴名蹟來共賞。今日本影印流傳之北宋武宗元筆朝元仙仗圖長卷真蹟，余早在梁宅羅氏攜來時見之，真感覺有「五盈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之氣象，予對於中國寶繪欣賞之興趣，最初即培基於此時。

先師飲冰室全集，除各種專著外，卽單以文體言，包涵之廣，體例之雜，真古今罕見。先師嘗自言：「吾笑俞蔭甫（樾）曲園全集體例之雜，乃下至楹聯，燈謎，牙牌，酒令……都吝不肯芟。吾他日之集，毋乃類此。」故今日宰平師所編之「飲冰室合集」楹聯

以下三刪不錄。然先師輓靜安先師聯，及壽南海先生七十聯，則其昌不敢忘也。記之以爲文集拾遺。輓王靜安先師聯云：「其學以通方知類爲宗，不僅奇學譯鞅，剏通龜梨，一死明行己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意鷓鴣。」上聯能見先師學問之真價值所在。下聯曲折表述王師純潔之節操。眞王師地下知己也。羅叔言先生誤認爲其昌代作，擊節稱嘆不已。其實此聯乃出先師自作也。康南海先生七十聯云「述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奉觴豆於國叟，介眉壽於春酒，親受業者，蓋三千焉。」全聯均集史記，漢書，及鄭康成集原文而成，又切合於康先生之學問及地位，工穩妥帖適合如此，眞難能可貴也。其後，康先生卒於青島，北京學界開追悼會於松筠庵。（明楊椒山先生故居，庚氏第一次上書變法之集合地。）其昌集經典成語爲輓聯云：「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有王者必來取法。」羣言淆亂，折衷諸聖，徹斯人吾誰與歸。」以篆文書之。先師遍獎於京中，譽爲所有輓聯第一。且謂余曰：「惟我之壽聯，略堪與汝聯抗衡。」先師自居搗約而獎飭後學之熱情，至有如此者。先師易贊，其昌悲痛過分，幾至不能爲文聯，後乃

節取先師詩句，不敢更易。裁成爲聯云：「報國惟恐後時，獻身作的，天下自任。」著論與  
誓移舊俗，新知曠學，百世之師。庶幾先師以身殉國，不辭矢的之犧牲熱情，以及開拓  
新知，文章革命之豐功偉烈。得萬一之表見焉。

一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爲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將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  
當思我，舉國如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一平生惡作牢騷語，作態呻吟苦語誰。萬事禍兮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患  
無餘地，報國惟恐或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悴校羣兒。此先師三十餘歲時亡命  
日本時所作律詩二首。中華民國十五年夏，手書之，以賜其昌者也。犧牲悲壯之熱情，救  
世愛國之張國，高尙純潔之懷抱，清醒鮮新之頭腦，勇邁前進之精神，少年激昂之沸血，雜  
湧溢楮墨間。今日背憶誦之，猶不自禁熱淚之奪眶也。弟子不敏，請事斯語矣。

「三年詩業此淹留，二老離零忽十秋。感激深於羊別駕，哀歌疊涕過西洲。」此其昌  
所作二十五年故都雜詩之一，——清華園過梁王二先師故宅詩也。附書之以殿此文。

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

其昌以海陬稚學，幸得侍我先師暮年講席，以逮於易簣。往來清華園及天津馬哥保羅路寓宅者頗久，嘗夏夜侍坐庭中，先師縷述變法之役及護國之役，身所經歷者，往往至子丑交，一夕竟至東方之黎明。其大端，世人所已知；亦頗有世所未知，可爲「野史亭」中真寶之史料者，今濡筆追錄。以應曉暎先生督令拾遺之命。惜乎，丁此貞元絕續之際，中興開國之大業方艱，先師乃長賚「報國後時」之痛以歿，不獲再振其南海之潮音，龍象之怒吼，以號復我國魂！此則爲弟子者言微而聲弱，文章報國，作戰不力，既有負於國家，亦愧對我師訓！固不獨望「西洲」而興哀，思橋公而腹痛也。

先師曰：「余在護國之役略前，腦海中絕無反日之種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覺日人之可愛可欽。護國一役以後，始驚訝發現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惡日」與

「戒備日」之念，由微末種子增長滋大而佈滿全腦。戊戌亡命日本時，親見一新邦之興起，如呼吸凌晨之曉風，腦清身爽。親見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樂觀活躍，勤奮勵進之朝氣，居然使千古無聞之小國，獻身於新世紀文明之舞臺。回視祖國滿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癯殘疾，賄賂躑躅，相形之下，愈覺日人之可愛可敬。狄平子詩「恰憐小妹深閨坐，短短眉彎自畫成！」卽咏此境况也。當時日人甚愛我助我，嘗謂彼亦誠心希望中國之復興，與日本並立爲強國，爲黃帝後裔兩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語不虛也。故愈覺日人之可親。但有賀長雄既德忌利士盜國稱帝，始覺日人之可惡，然而尙未十分深惡也。二十一條之提出，始深惡日人之幸災樂禍，損人利己，賣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兇」，而尙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覺日人之可恨可惡，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松坡既行，袁氏日夜派便警邏守吾門，余買街頭膠皮車，與之易服夜逃，甫離津袁氏已覺，殺其便警。嚴命其滬上邏犬捕予，期在必得「務獲梁啓超，就地正法」之「上諭」已佈，上連像片，較清廷尤密。予惴惴不知死在何處，但暗中如有天神護衛，化險爲夷，逢兇爲吉。獨自無慘，

癡思妄想。豈真醫運未絕，有天神呵護耶？則又噫然自笑。自是由津而滬而港。此疑謎終不能破。至港。日人始明自聘膽助予，始恍然暗中護衛我者，非天神也。乃日本人也。由港至越。日人本動員其官軍商，居留民間，浪盡全力以助余，雖孝子慈孫之事其父而祖不能過也。夫日人果何愛於余，何求於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覺毛骨俱悚，不寒而戰。遂轉覺每個日人，皆陰森可怖。吾乃知擬日人以猛虎貪狼，猶未盡也，乃神祕之魔鬼也。我此後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國，滅我種者，恐不為白色二鬼，或竟為矮人也。然吾乃永遠持「中國不亡論」著稱於世者，特我人戒備之對象，當日在彼不在此。……」先師之語尚繁，談澈通夕不寐者，即此事也。時為十六年新秋，濟南中慘案尚未發生也。先師夏間家居，必脫襪，赤足，拖鞋。而日人官吏新聞記者拜訪頻數。澆關者輟東客來，必嘖嘖連呼「討厭討厭，又來保護我了，真可怕可怕。」每次必然以冠帶衣見客。東客去，急跳足如故。

「戎戍之役，夜話時，亦不倦縷述，大體與世所聞者不殊，袁世凱賣主求官，鬻我種良



后，人人所習知。然寫近百年史者，以爲袁氏之與聞康事，乃出於譚嗣同夜半之規持，則不深悉曲折也。據先師所親述：「袁氏變法維新之見解，實出於自動。擁德宗以武力行政之計劃，實亦發動於袁氏，而決非壯飛所強迫。事後細思，乃知戊戌之際，袁氏卽已潛伏取清廷兩代帝之心矣。其用心深長細遠，吾輩純白書生，盡爲所欺。至十餘年之久，真一世之奸雄也。袁氏初從吳忠壯公（長慶）於朝鮮，豪爽奔放，以一時人傑自命。時與馬相伯（良）、眉叔（建忠）、張季直（謇）……等新進名流，上下其議論，故欲強中國，革腐政之心，袁氏實不在人後，又眼見朝鮮爲日人從其手中奪去，經此刺激，其愛國之心，實亦猛烈而真摯，並不由於壯飛一席之語所啓發。惟自始至終，「私」字橫亘於胸，必須將中國移爲其袁氏之私產以後，乃極力整頓使成爲富強，此所以身敗名裂，貽禍中國無窮也。南海先生（先師所稱）未變政時，袁氏深恐中國卽刻亡，乃協謀變政。及變政略有一端緒，又恐中國之強由翁康濬譚，而已則爲褊裨，故賣主而告密。及變政既已失敗，又恐大權在裕祿，而已則仍爲褊裨，乃復推行新政於直魯，培實力而博民心，俟良機以倒清

廷。事後推尋其線索，其稱帝之念，固已潛蓄於戊戌以前，一貫而未嘗變也。」

師於生平死友中，最欽重瀏陽譚先生嗣同。述其赴義時忠烈之軼事，聞之眼濕。

「大禍既迫，德宗央英使館護南海先生出京。然未央日使館也。時日人初行新政，一舉一笑，惟歐洲是效，以爲歐洲之文明政治，有保護他國政治犯之舉也，亦欲在中國有所樹爲，一以誇耀文明於歐人，一以樹勢力於中國政黨。時日駐京使爲林權助，事先已奉有相機保護政治犯之密令，至是乃自獻慇懃，戮力營救。先以綠呢大轎，接壯飛至館。繼以綠呢驟車近余。——時京中即在使館亦尙未具有新式馬車也。——壯飛與余處日使館二日，

自夜計劃營救皇上之策，及計算南海先生之行蹤。壯飛忽如有所省，一人入房中，闔戶甚久，出乃以一文件，命公使館役往投某衙門。笑謂余曰，「還須告他一狀！」余茫然不知所謂。壯飛終不肯言。事後都下忽甚傳譚某告發其子嗣同忤逆不孝，斷絕父子情誼，因得獲免連累。度當日之所爲，卽此事也。血熱而心細，身殉祖國，而老父獲全，求有如壯飛之壯烈也。日使林權助，飾其夫人之車，強余與壯飛離京，壯飛堅辭謝曰：「聞之西史，

革命時無不流血者。中國革命之流血，請自嗣同始。」居使館三日，脫奔清廷自首，曰：「嗣同請以頸血洗滌中國之腐政！」遂斬於菜市。六君子成仁之日，予尙居東交民巷日使館，悲驚暈絕，又數日，林使強納余於其所預飾之夫人車中，外坐婢媪，衛士呵殿，揚言日本欽差大臣家眷回國，遂出京至津，直坐其兵輪赴日。」

先師遂連類而涉及富順劉先生光弟，曰：「裴村，亦一至可歌泣之人也。裴村講朱子學，學黃山谷詩，皆深造，其持身精嚴清苦，爲京官十餘年，寄居西直門外一小廟中，至死未嘗賃屋於城內。與裴村非故交，疎往還，不知其身世之詳。因新政始略與接觸。然每見之，肅然敬其爲人。裴村一子亦至孝，臨斬，哭奔菜市，向監刑官稽首號慟，乞以身代父死，叩頭流血。不許。抱父首大哭，歐血，不久亦以毀卒。孤臣孽子，哀動鬼神！」先師曰：「此事至今思之，猶酸我鼻。中國有如此志士仁人而不興，非天理也。」

先師述：「袁項城拒諫飾非，作僞術之巧妙，登峯造極，古今無可倫比。時帝制論已塵囂全國，馮華甫（國璋）自南京來津，邀余同往作最後之諫諍。華甫曰：「我之辯說遠

不如子，子之實力亦不如我。必我與子同往，子反覆子以開道，而我隱示以力爲子後盾，庶幾千鈞一髮危機可挽。」余諾之。乃盡一日夜之力，密草諫說綱要，至數十條，竭盡腦汁，凡可成爲理由者，無不備舉，欲爲垂絕之國運，億萬之生靈，打最後之一針。及二人聯翩至新華宮，項城聞吾等至，喜動顏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陳述，項城先笑曰：「二公此來，吾知之甚稔，乃欲諫我不做皇帝也。我反問二公，袁某欲作皇帝者，究思作一代皇帝而絕種乎？抑思作萬代皇帝而無窮乎？」余與馮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癡人，自然欲作萬代天子！」乃喟然嘆曰：「我有豚犬二十餘人，我將盡數呼出，立於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選擇一子，可以繼立爲皇帝者，可以不敗我帝業，不致連累掘我祖墳者。」任公待君選出以後，我再決定稱帝。如是或可稱二代！」余與馮四目相視，喑然如傷，懷中萬言書，竟一字不出。袁諸子環立侍宴，幼小者乳媪搵襟，侍，袁忽變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許豚犬，無一克肖，無一非庸懦執跨，然父之於子，孰不疼愛，我雖然怒此輩不肖，然仍不願因我造孽，他日爲別人作魚肉烹殺也。我百年後，

敬托二公善護之。」余與馮迄辭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因之而述及蔡將軍錕，先師曰：「松坡，長沙時務學堂中齒最稚之學生也。時務學堂封，學生紛繹東渡，靜生（范源濂）與松坡家最貧，時我輩亡命客亦窮甚。無大力周濟，所以援之者至菲薄。松坡與靜生常衣囊中祇贖日幣三數有孔銅圓，忍受數周至數月。靜生立志教育報國，余甚嘉之。松坡最瘦小，體極弱，必欲學陸軍，余百方規勸不肯聽，不得已任之。庚子漢口革命之役，佛塵（唐才常）已回鄂發動，余亦秘密返滬。時務學堂高材生林圭李海寰……諸君，已隨佛塵在漢實際工作，久之不得佳耗，松坡隨余在滬，焦惶不安，請於余，親至漢探助，至漢，佛塵命返湘，乞助於黃澤生將軍。黃，老成練達材也。得松坡，即留之不行，且大詬「梁任公唐佛塵無故犧牲有用青年」。松坡憤極，與之高聲抗辯，黃充耳不聞，強留之。余又不得松坡行跡，意惶急，決親身赴漢。船票已辦就。因亡命不敢逗街埠，準時而往，則此船以貨少，早半小時啓錠矣。余大怒，頓足而罵。無何，漢口事發，張之洞淫戮我民族之志士，唐佛塵率其弟子林圭李海寰等五人繼戍戍六君

子之碧血，擲頭顱以貢獻其祖國，卽世所稱庚子六君子者也。松坡以黃將軍之留，余以船期之誤，皆幸得免死。」先師又言曰：「唐瀏陽與譚瀏陽，血性之熱烈同，性格之卞急同，學問之幽隱僻奧同。覺頗冥齋內言與仁學，固有甚相似之點也。」

其昌於同門諸先進，尤欽服范靜生先生，真可謂「溫溫恭人」「溫其如玉」者，每與范先生晤對，不覺鄙吝都消，有秋月冰壺，映澈照人之概。舉以告先生，先生笑曰：「汝以范靜生比黃叔度，良是，汝亦知靜生少時之况乎？雖謂之「小乞丐」，不過也。襤褸喪父，與其弟旭東（范銳）由太夫人撫養，家亦貧如洗，弟兄拾野柴爲身。以聰慧故，得入時務學堂，乃反以膏火哺母弟。當時已感動吾輩。靜生後以矢志以教育救國。旭東矢志以實業救國。兄弟艱苦奮鬪，數十年如一日，至今俱卓然有成。非偶然也。」

注

范先生

范銳

范銳

范銳

范銳

范銳

范銳

范銳

范銳

范銳

范銳

范銳



寅師乃典質衣履而逃，今已安抵桂林矣。（以上均得自中央某機關負責報告，前此報章所傳寅師消息不確。）徐朝元君從余學古文字，甚長進。執教豫南光山中學，爲敵機慘斃，不勝爲青年有志研求金文甲骨文者前途惋惜。

姚名達教授，乃十五年前，故都西郊清華園中第一院大樓，同一臥室之老友也。臥室中凡三人，我兩人外，尙有一儲逸庵兄。（儲皖峯，字逸庵，安徽懷寧人，北平輔仁大學教授。）今得北平友人確信，逸庵教授也於去年病逝於故都！豈知今日，姚儲均成古人，惟我在耳。思之更傷我心！

姚名達，字達人，江西興國縣人。民一四年與我同進清華大學研究院。同在先師，新會梁任公先生指導下治史。任公先師，特命我等三人負責紀錄講詞。三人者，我與姚，及周傳儒兄也。（今任山西大學文學院長。）今中華書局版先師飲冰室合集，晚年有半數著作，下署吳其昌，周傳儒，姚名達，筆記；此即可爲我等三人當時辛苦合作之永久記念已。當時先師又兼講於燕京大學，且恆爲「夜課」；先師乘汽車往，我等三人則相攜步行



小徑，暮烟迷霧，缺月昏黃，北地平漠細沙，荒村獨樹，瘦溪寒泉，矮橋高岸，在短短清華燕京間「包衣正黃」四五里許之道上，歷歷如繪。我三人高下踽踽，往來此短塗間，何啻數十百回。有時且風雪割面，踏溪上冰，凌凌有聲。有時人家屋角，小犬汪汪而吠。三人且行且笑且談，至乃筆落道上，明日破曉往覓。今日回思此樂，已在天上，先師既騎箕長往，卽當日清燕路上，亦已爲犬羊腥膻巢窟，而達人今又棄我等而殉祖國，再侍先師於泉宮，悲夫！

達人後離平至滬，余則留津，初隨侍先師讀書治史，後張校長伯苓囑先師強命其昌教學於南開大學，遂移居八里台百樹村。與達人往還遂疏。達人至滬後，歷任中國公學，復且大學，等教授。最後任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好活動，多述著，接其夫人黃心勉女士至滬創辦女子書店，發行女子月刊，事業蓬勃，終日揮汗。二十二年，余與內子過滬，達人於福建路同興樓大張宴席，讌我夫婦，名流淑媛，畢集如雲。余微訝達人意興之太豪，邁進之太驟，隱約以老氏「抱一」「寧定」之旨風之，達人酒酣興高，未之覺也。二十五

年，其夫人卒於滬，達人大慟。事業亦逐一而倒，產儲蕩焉。二十六年春，余接其江西原籍來書，述其尸重歸田間，謝絕百事，摒棄紛華，安心著述其「中國目錄學史」。余喜甚，知達人前途之重復光明矣。

及余隨武大入川，三峽以外友人之音問益寡。二十八年春，余正咯血臥床，郵者忽投余喬煌之書冊，喜而啓視，卽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也。檢其郵，則發自江西贛州者。知爲達人所惠予，無何，達人之書交至，述抗戰以後，在贛州作宣傳工作，且受教育部微祿爲生。余更喜，扶病覆之，讀其書，貫穿前古，浩博而有條理，洵屬佳著，當在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之上也。然達人平時，得罪他人處頗有，此時適有無恥者散佈毒謠，謂「姚名達在滬，與偽顯官往來。」此詢自昆明傳至嘉定，余大憤，出蓋有「贛州一郵戮之信與書示之，其謠始熄！嗟乎，今日達人果能不負其生平之所學，不負先師之森訓，朋友之殷望，踏其鄉先賢文天祥，江萬里，李邦華之血漬而殺身以成仁矣。

而殺身以成仁矣。

他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祖國重榮之日，追念今日艱難之際，我輩遂掖「教授」之士，亦有如吾兄流血於沙場者，達人！亦可以無憾於九原矣。（達人似與我同年？今年三十八歲半。）

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寫於縣街寓宅。

## 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

我作這次演講，內心感慨萬端。先生的去世，是在民國十六年，我離開先生算來已十多年了，深懼學殖容有荒疏，無以仰對先生生前的提攜與教誨。回想音容，實不勝感傷。

剛才主席提到各位對先生的景慕，恨不及親灸其聲音笑貌，從外貌看來，中年以後的先生，膚色黎黑，額上留兩撇八字鬚鬚，禿頂，腦後拖着一條小辮髮，說話時露出長長的兩個門牙，其餘牙齒脫掉很多，經常穿一件長袍，外面套上馬褂。初次看到這位享大名的學人，是不免使人感到失望的。我沒有入清華以前，在上海哈同花園第一次見到先生。過後有人問起我印象如何，我譬喻他如一古鼎。入清華後。受教於課堂，先生滿口海寧土話，當年同學諸君中，能完全把先生的話聽懂的，只有我一人。這因為我也是海寧人。

平時先生寡言笑，狀似冷漠，極乏趣味，醇樸的襟度，現出他學人的本色，暗示着一

學治學的冷靜嚴肅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其實，早年的先生並不如此。在那些年歲中的文學創作和論文裏，風華矚麗的吐屬，曾留下了才人舊日的夢痕，然而時世的推移，影響及於先生，遂造成他此後畸形的發展，造成我所親眼看到的先生的暮年。

先生是科學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生於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在先生幼年時，左宗棠戡平回亂，班師東旋，洪楊亂事既平，隨着又拓地萬里，西洋諸國，都以爲中國從此或將走上復興的道路，一時有中興之目。不幸事實上國力卻日趨衰弱，到先生二十一歲的那年，甲午一戰，海軍全遭覆沒，屈辱求和，聲威盡墜。先生的少年期，就在這黯淡的局面下度過，當我們回溯着他多缺陷的身世，很容易聯想起東羅馬帝國衰亡期的那些學者們的坎坷的命運。

先生的先世，雖有念過書的，但到先生的祖輩父輩，已經改營商業。先生的父親是當舖的朝奉先生。十八歲時，先生中了秀才，此後應試卻總是失敗。二十三歲時先生任上海時務報館的書記。時務報是汪康年，汪穉年兩先生辦的鼓吹維新的報紙，當時由梁任公先生

任主筆。所以梁先生和王先生早年晚年都會共過事。但早年時代，梁先生是主筆，王先生是書記，梁先生當時已是維新運動中的健將，而王先生還度着他早年黯淡的生涯。因為地位的懸隔，所以彼此也難得接近，但到晚年，梁先生王先生又同任教職於清華研究院。梁先生尊王先生為首席導師，對之推崇備至。這固然是王先生的學問才華，足使梁先生傾倒，而同時我們於此也可見梁先生的謙虛。

在時務報任職時代，王先生雖未為梁先生所知，卻因一個特殊的機緣，而為羅振玉賞識了。羅振玉在光緒間也是一個維新志士，辦「農學社」於上海，并發刊「農學報」，聘日人譯農書，提倡以農立國，因此當時羅振玉與汪康年，梁任公諸先生也有往來。某日羅振玉往訪汪康兩先生不值，候於房門，隨手拿了一把破扇子揮汗，卻在上面發現了一首詩。末兩句是：「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後面署著海寧王國維。這是咏蹕超遣甘英使羅馬（當時我們稱之為大秦）而未果的事的。大概那時會王先生很崇拜左宗棠，而自己也就油然有功名之志。所以不期然的寫出這樣雄偉的詩句。這種倏然不凡的吐

屬，震動了羅振玉，因詢問侍者王國維先生是何許人，侍者只知道他是報館裏的一個書記。羅振玉乃囑託侍者請王先生回館後到他私寓裏去訪他。先生訪羅振玉後感其知遇之誠，乃辭去時務報館的職務，轉入農學社服務。這一次訪問，是先生生命史上的一個大關鍵，這是先生受知於人之始，更決定了先生此後生活的趨向，羅振玉以為那時一個青年人，應該接受一點新思潮，所以勸先生學習英文。當時藤田豐八——後來的東西交通史南洋史的權威，初在帝大歷史系畢業，正受羅之聘在農學社譯書。先生乃從藤田學英文，此後先生終其生俱師事藤田。即在清華研究院任導師的時代，和藤田通信，還是以師弟相稱。

先生與劉鶚相識，大概也在此時。劉鶚是甲骨的收藏家，對羅振玉和王先生之研究甲骨文，均有影響。所以在此地我們要提及劉鶚，同時更要說一說甲青文發現的經過。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起」梁康亡命海外，明年，安陽殷墟甲骨發現。後者在學術史上的意義與前者在政治史上的意義相等，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節目。其實安陽的甲骨早經發現，鄉人無知，稱他為龍骨，常用來治病。同時鄉人有種傳說，以為沒有字的治癩

才有效，所以藥舖得到有字的甲骨，往往把他磨平以便出售，當時京師有三種最時應的學問：康有為提倡「公羊學」，替維新運動在中國古代的經典中找理論的根據；俄人對我國西北邊疆的覬覦，和左宗棠拓邊政策的成功，更引起中國人研究西北地理的興趣；而埃及巴比倫的地下史料的探究，也使中國人對於周金文的研究，在當時的京師蔚為風氣。北京的古董商人本常到安陽搜羅古物，大古董商范某發現甲骨上刻有綫紋，疑其或具有相當價值，乃請教於名鑑賞家王懿榮（周金的收藏家，時任國子監祭酒）王懿榮知道它具有學術上的價值，囑古董商替他為收羅，甲骨之被重視自此始。

又明年，八國聯軍入京師。王懿榮殉難。劉鶚當時正在京津間活動，王懿榮所收藏的甲骨完全為劉鶚所收買。後來有人告發劉鶚在庚子之亂時曾通款於外人，以糧米資敵。劉鶚因此充軍新疆，他所藏的甲骨至此幾全歸羅振玉。羅振玉拓印後，又把它轉售於日本人。

然而當時先生正沉淫於叔本華尼采的哲學。國事的蝸蟻和早年生活的陰黯，使先生很



自然的成爲叔本華的崇拜者，對人生世相的觀察，充滿了悲觀的色彩。甲骨文尙未爲他研究的對象。二十九歲先生至張季直故里南通師範學校任教師，並常常寫文投到教育雜誌去發表，紅樓夢評論卽作於此時。同時，宋元戲曲史也開始在東方雜誌連載。國粹學報在當時是一個鼓吹革命的刊物，但先生當時對革命並無興趣，投刊於國粹學報的是先生另一種整理戲曲目錄的纂述——曲錄。次年，（也就是我的生年）羅振玉任蘇州師範學校校長，先生也隨羅振玉到蘇師任教。蘇州山水秀麗，徘徊光景，創作益豐。由三十一歲，到三三歲這三年，先生的靜安文集入間詞話茗華詞宋元戲曲史陸續出版。在人間詞話裏先生提出境界之說，名言妙理，如一串串晶瑩的智珠，這時先生似已自甘將自己封鎖在藝術的象牙塔裏，世事的風雪似已不能在先生古潭似的心境裏盪起漣漪，藝術與宗教可以使人擺脫生存慾的困擾，在宗教的世界裏，人們可以遠離塵世的悲歡擾攘，而達於涅槃的境界；在藝術的世界裏，人們可以暫時忘卻「生」給予他的痛苦，而得到片刻的安息，這是叔本華的宗教觀與藝術觀，也是先生當年所崇奉的說素。先生既沉湎於這樣的世界，所以雖和劉勰認

識，而羅振玉更是先生最初的知己，但對甲骨文的研究，殊無意趣。光緒三十二年，英人斯坦因赴新疆考古，「敦煌學」因以大顯於時，而先生對之，亦復冷漠。

宣統元年，先生三十六歲，在先生治學的生涯中，這一年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先生治學的興趣，在這一年完全轉變了。這以前，先生是詞人，是文學史家，是文藝批評家，是叔本華的崇拜者；這以後，先生卻盡棄其所學，埋頭在中國古史這一新處女地，從事拓荒奠基的工作，而以古史家播譽於世界史壇。這一年，張之洞由廣總督調任學部尙書，羅振玉北上任學部參事，先生隨行。那時張之洞創立京師圖書館，繆荃孫任館長，先生由羅振玉介紹，入館任編輯。次年，國學叢刊出版，先生起草宣言，倡言「學術無新舊之分，無中外之分，無有用無用之分。」所以不能以空間觀念，時間觀念，功利觀念，來作學術的繩尺。這種為學術而學術的觀念，當然極易導先生入於史學研究的途徑。這時先生開始為羅整理殷墟書契前編，其中一部分曾分載於國學叢刊。宣統二年，辛亥革命起，清室退位，對這一劃時代的歷史事件，羅振玉卻毫無理解，他仍衡之以舊日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斥武

昌起義爲「盜起武昌」。清帝遜位後，羅振玉逃往日本，先生也隨羅東渡。先生的鬚髮本早已剪去，且平居西裝革履，儼然是一新少年，如今清社已覆，因羅振玉以遺老自居，先生擺脫不了他的影響，又重新蓄髮辮，服馬褂長袍，儼然是一遺少了。

先生東渡後，乃全沈潛於中國古史的探索。先從事金文拓片調查的工作，成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這是企圖將中國古史系統化科學化的基本準備工作。同時，并爲殷墟書契前編作考釋。民國元年，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菁華在日本出版。那時日本的小林忠太郎剛在德國學玻璃版印刷，學成回國，看到殷墟書契前編刊載於國學叢刊的印得太糟。民國三年，殷墟書契考釋也用羅振玉的名義出版（註），羅振玉並因此得到法國國家學院的學位，乃贈以斯坦因及伯希和在敦煌所得的流沙墜簡影印本，所以流沙墜簡考釋也在同年刊行，第一卷第三卷署先生名，第二卷署羅振玉名。這是先生以古史學者知名於國際學術界之始。

（註）殷墟書契考釋對「爽」字曾有精詳考釋，後「冬彝」發現，羅得拓片，爲

之作簡略的考釋，文載「支那學雜誌」，「彝中有「爽」字，羅曰未詳，知該書非僅羅所著，羅且素曾仔細閱讀一過也。

先生研究甲骨文，除與認識羅振玉劉鶚有關外，哈同與先生的關係也應該在此提及。

這位猶太籍的巨商愛好古玩珍物，所以與珠寶商姬覺彌頗有往還。後來這兩家關係更日益密切，情若通家，民國五年，張勳復辟失敗，遺老蠲集滬濱，姬覺彌雖是一個商人，但也頗想附弄風雅，以文飾他的鄙陋，供養着一大批遺老。同時他又信佛，嘗迎名山大廟僧衆設壇講經，并刊行頻加精社大藏經八千餘卷。這類事情攪膩了，他又捐資集漢學家宣講小學，更創辦「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宮」聘鄒景叔（安）及先生爲教授。先生自辛亥渡日，轉瞬已過了六個年頭。客居異域，當然不免有對故國的懷想，所以欣然應聘歸國。

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宮的學生幾同哈同家奴，本談不上學術的研究；但先生卻得利用這個環境，對古史作更深邃的探求。殷墟書契後編，就是在這一年出版的。劉鶚所藏的龜片，十九雖已歸羅，但他的家屬還保有一部分材料加以整理，於民國八年刊刻戩壽堂所藏

殷契文字，藏壽堂所藏殷契文字考釋。前者用姬佛佗（即覺彌）的名義，後者則由先生自己署名。

自民國五年至民國十二年，先生四十三歲至五十歲，這八年是先生學術生涯中的黃金時代。哈同供給先生一個便於研究學術的環境（哈同私人藏書之富，在中國實無其匹。四庫全書，哈同那裏都有全抄本）。而先生自己也正當年富力強，先生的安定，使先生不致為瑣屑而勞心，因得致其全力於甲骨文金文的探討。故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以這一階段最為輝煌。重要著作多刊行於此時，古史論文的結集——觀堂集林的出版，結束了這一階段的學術生涯。

到民國十二年，這時「五四」的狂潮已經過去。為着適應新形勢下文化建設的要求，學術界喊出「整理國故」的口號，國內北京大學研究院成立後，以先生的古史研究，久已獲國際聲譽，擬聘往講學，但因為北大在「五四」時，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革命空氣一向濃厚，先生忠於清室，不願應聘，僅僅答應了担任校外的特約通信導師。

不久，塾居故宮稱制自娛的溥儀，忽召先生入南書房行走。先生自省以諸生蒙特達之知，驚爲殊恩曠典，急束裝北上，這一幕悲喜劇，使先生再到北平，而終於在北平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翌年，溥儀爲馮玉祥驅逐出宮，出走天津，先生失職。同年，國立清華大學創辦研究院。這以前，清華是留美生的預備學校，因此校中風氣受西洋習慣感染特甚不免有過當的地方，會惹起社會上一班的不滿的批評，就是當日清華的學生中，也有不以本校的作風爲然的。記得張蔭麟君曾對我感慨的談起：「我們同學進城，別人都拿特別的眼光看待，彷彿誰額角上刻着『國文不通』四個大字似的，」這雖不過說笑，却也暴露了部分的真象，指出弊病的所在。適校方受當時新學術趨尙的影響，決定停止留美部招生，擬設大學部，並成立研究院，校風爲之一變。

時梁任公先生在野，從事學術工作，執教於南開，東南兩大學。清華研究院院務本是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雖應約前來，同時卻深自謙抑，向校方推薦先生爲首席

師，自願退居先生之後。這兒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原來，梁先生因為曾贊襄段祺瑞馬廠起義之役，素為遺老們所切齒，羅振玉嫉視他更甚。先生是遺老羣中的一個，與羅私交又頗密切。這事既由梁先生推薦，羅因力阻實現。先生頗感進退為難。正常躊躇未決的時候，梁先生轉託莊士敦（一個中國籍的英國人溥儀的英文教師。）代為在溥儀面前疏通，結果經溥儀贊同，當其次先生上天津去請「聖安」的時候，面諭講學不比做官，大可不必推辭等語。於是先生乃「奉旨講學」，應聘遷居清華園，羅振玉無話可說，只好攔在心裏不樂意了。

先生應聘的第二年春間，研究所正式開學。這時的盛況是使人回憶的：除了先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導師及講師的有陳寅恪先生和趙元任先生及李濟，馬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陳先生那時曾經寫過一副開玩笑的對聯給我們，文曰：「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這是暗指梁王二先生以嘲弄我們的，平常每一個禮拜在水木清華廳上，總有一次師生同樂的晚會舉行。談論完畢，餘興節目舉行時，梁先生喜唱桃花扇中

如此不通何故好動筆頭

于馨文在

四八二



哀江南，先生往往誦入股文助興，如今，聲音好像仍在耳邊，而先生卻已遠了。

全不誤

在研究院先生所開的課程，有（一）古史新證（二）尚書研究和（三）古金文研究三種。不過講授的雖還是古文字史方面的東西，而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則早在兩年前（十二）校水經注時，即更換了趨向，作為先生第三期學術工作的對象的是遼金史，蒙古史和西北地理。這幾年陸續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著作。我現在撮述重要的書名和篇名如下。

一、蒙韃備錄校注，二、黑韃事略校注，三、聖武親征錄校注，四、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五、阻卜考，六、黑車子室韋考，七、金界壕考，八、遼金時蒙古考，九、韃靼考，十、南宋時所傳蒙古史料考。十一、元祕史，主因亦兒堅考，十二、蒙古札記。

清華園的山光水色，校方的優裕的供奉，給這位冷於世事，懶於應付的學人以安寧和休憩，似乎儘可以贖養他的餘年了。誰知世事的劇變，使先生仍不能平靜的活下去。新的事物帶來太多的刺激，北伐軍興，大局震盪，北京城裏滿浮着謠言，暗示着軍閥統治的掙



扎。無力和行將崩潰的前途。葉德輝在湖南被殺後，謠傳着一個新的消息，說是南兵見有辮子的人便殺，又傳聞一旦北伐軍北上將極不利於溥儀。先生既久已和外界隔絕，判斷力減退，對大局趨向莫明，在盛熾的謠言世界裏，既爲一己的安全擔憂，又恐溥儀萬一將有不測，因此，面對着亟變的世局，先生有着極度的憤恨和憎厭，心境極爲淒苦，當時，有同學會婉轉進言，請先生將辮髮剪掉。其實呢，對於這，先生也並不怎樣固執。他曾說過：「倘是出其不意的被人剪了，也就算了！」不過要讓自己來剪，則老年人情懷覺得有點難堪，不願如此做罷了。這些時，有一次我見到先生。他問我說：「前年有一天晚上，我曾看見一顆大星流墜，隨後就聽說孫中山死了，前兩夜，我又看到了同樣的異兆，你看吳佩孚怎樣，會不會輪到他死呢？」在我們看來，這自然是令人發笑的，但也說明了先生那時的憂心惶惶，不可終日的浮動的情緒。果然，不久先生就以自殺聞了。

先生自殺的經過是這樣的：

這年五月裏一個風日和暖的日子，頤和園裏的魚藻軒前，發現一位老先生投水死在昆

明池裏，這就是衆所周知的王先生，據守衛園內的人說：先生入園後徘徊於池邊，曾見他點燃一支捲煙。正午十二時，忽而傳來「撲」的一聲，循聲前往，知道有人死在水裏，待救將起來，人已氣絕了。我們聞訊趕至，除了一瞻遺容外，已一無補益。呵，這一代大師的淒涼的死！

事後據人談起先生在前些日子和人談及頤和園的風物，尙慨嘆自己在北平這樣久園中却一次沒有去過，不料這名園竟成了他葬送生命的處所，他的第一次遊園也就是最後的二次了。

先生遺囑略曰：「五十之年，惟欠一死，經此大變，義無再辱，我死後，遺著可託陳吳二先生整理」（陳指寅怡先生，吳指吳宓先生）這證明了先生之死，是因爲在那時會，先生已不願再活下去，所以自願了結他自己的生命。

先生自戕消息傳來，梁任公先生正臥病於德國醫院，趕忙抱病出院，後事料理初畢時，溥儀優恤的諭旨已下，發給治喪費三千元，偽諡「忠愍」。梁先生爲請求北洋政府褒

揚事，曾往訪當時的國務總理顧少川（維鈞）先生。顧允提出閣議，結果因為多數閣員根本不識「王國維」其人姓名，未被通過。這誠無損於先生的盛譽，然而一代學術宗師，譽滿中外，退位困居的遜清帝廷尙知議恤殞諡，而北洋政府卻不聞不問，其腐敗昏庸，是可以想見的了。

總結先生的一生，以才人始，是學人終。而治學的科學精神及其結論的準確性，在學術史上，只有王念孫堪相伯仲。在私生活和事功上，先生是畢世坎坷的：年青時屈居下位，壯歲碌碌依人，甚至個人辛勤的著作，都寫着旁人的名氏，晚年雖聲名雀起，而孤獨鬱結，不得終其天年。在友朋中，先生受羅振玉影響極大，偏巧這影響又是和時代的潮流相背的。但在學術上先生的成就，實有不可磨滅的光輝。他治學的初、中、晚三期——第一期哲學，文學、文藝理論，第二期的古史，古文字學。第三期的西北地理，遼金蒙古史——均有可貴的遺產留給後來的人，我們紀念先生，景慕先生，想學習先生，便應該從這些地方入手。

科學的進步無止境。前人播下種子，辛勤的操作給後人預備下來日的收穫。而我們亦當爲自己的下一代留下更豐盛的果實。王先生的貢獻是永遠的，值得尊敬的；但在理論上講起來，我們應該超越他，再讓我們的後輩再來超越我們。——這才是學術進步的徵象。

(景芹筆記)

第四卷

學藝集

## 趙望雲先生畫理序

趙望雲先生揣其最近精心結撰之國繪來嘉，初預展於中央銀行大廈，僕承韓處長文源之邀，得欣讀再遍，歡喜無量。昔在故都，流連低徊於故宮博物院之鍾粹宮內，得熟覽晉唐五代宋元明珍奇神品，此外歐美日本平津滬港所影印之自晉以來名蹟，寒齋所藏，截至元畫爲止，亦有近二千幀。珞珈山頭，時時展賞，以息勤疲。先祖所傳元明清真蹟，亦數十幅。今悉因寇虜猖狂，不可得見，每一思念，腐心長喟。竭來嘉定，除真山水外，求一稍堪入目之畫，杳不可得。昨始得見望雲先生活躍生動之名繪，不啻「自聞仙樂耳暫明」也。

趙望雲先生尤刻意於繪寫人物，中國人物畫之不振，將五百年矣。望雲先生竭精會神，以圖中興，而克副所期，此亦民族萬端中興之一環矣。望雲先生人物衣褶，皆用「鐵

線褶」，此復興唐初風也。自吳道子創爲「芹帶褶」後，「鐵線褶」之作風遂浸衰浸微，明以後遂絕跡於中國之畫壇。然其昌所知：晉顧愷之女史箴圖（英倫不列顛博物館藏，余有照片），及洛神圖（美波士頓博物館藏，余有照片），梁張僧繇五嶽真形圖（日本阿部氏藏，見爽籟館欣賞）隋鄭法士讀碑圖展子虔授經圖，（均故宮藏），唐王維伏生像（日阿部氏藏），閻立本歷代帝皇帝圖（美波士頓博物館藏，日本大塚巧藝社精影），及初唐人游騎圖（乾隆帝舊藏，日本大塚巧藝社精影）——等，其衣褶「皆鐵線褶」。曹弗與畫，我不得而見之矣，然既云「曹衣出水」，可從衣褶中隱見「人體美」之線條，則固非「鐵線褶」不辦也。自晉至唐，人物畫傳統正宗，無不用「鐵線褶」者。以唐人游騎圖爲例，馬上貴公子三四人，按轡揚鞭，將赴毬場，後隨兼從，亦有跨馬者，手挾婆羅杖毬，（與今日之微高爾夫毬完全相同），其衣褶線條，筆筆皆用中鋒，真剛健而又婀娜，圓潤而又潯挺，國畫以線條表現生物動態之美，至此技術的修養，已臻爐火純青之候矣。畫聖吳道玄，憑其不世出之天才，創造「芹帶褶」，其真蹟之傳世者，中華已無，空令人想象一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具秀發，旌旆益飛揚』之勝概。然如送子天王圖（日本山本悌二郎藏，余有照片），釋迦文殊普賢像（日本東大寺藏，余有照片）皆「芹帶褶」數彩甚微，盡個儻流麗剛健壯躍之美。然此作風經一千年後，陵遲至於清季，潦倒陳腐，如蓬柴亂草，不直一哂矣。「鐵線褶」自吳聖革命以後，衰微而降為「伏流」，中間惟五代武宗元，余曾在天津梁任公先師家見其朝元仙杖圖卷，猛將文官仙女天帝，千皺萬褶，皆用中鋒法。北宋李公麟（龍眠）其五馬圖卷（乾隆帝舊藏，大塚巧藝社精影），全用鐵線法，其簡潔處，乃至如歐畫中之炭線素描。徽宗皇帝摸唐張萱搗練圖，（波士頓博物館藏，余有照片），全用鐵線褶以寫仕女錦衣及情態，功力臻上上乘。宋以後惟元初之錢選（舜舉）其人物畫出於北宋李龍眠嫡系。余珍藏其羅漢渡海圖卷真蹟，（明宋濂舊藏）以鐵線褶寫十八應真及南海大士，窮極性靈形神，即從其衣褶言，筆筆中鋒，純粹用墨色濃淡素描，而乍見縹緲，有如敷彩，真妙蹟也。玉漳（錢選）以後，此法遂如廣陵散矣。明之仇英，得其外貌而不得其真宰。此後遂並外貌而亦腐。望雲先生功力已足以重振之。



而更能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培積其胸之素養與實學。且運搆其天才而吐爲創造。民族復興，藝文亦必復興以應之，余對於趙望雲，徐悲鴻，張大千三先生尤致其欽仰焉。即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海寧吳其昌記于嘉定轟炸贖餘之小樓。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海寧吳其昌記」等字樣）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余於烈氣」等字樣）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其在政府中」等字樣）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其於中」等字樣）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引致宗宗」等字樣）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其於宗宗」等字樣）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其於宗宗」等字樣）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其於宗宗」等字樣）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其於宗宗」等字樣）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其於宗宗」等字樣）

# 題黃獨峯先生畫并序

僕幼時於杭州孤山西冷印社，得讀高劍父先生畫展，尙總角，一無所知，然深印腦際，至今二十餘年，未盡泯也。比讀關山月先生畫，薪盡火得，時時流露劍父先生神髓，詢關君「亦識劍父先生乎？」關君曰：「我師也。」始大驚，知傳鐙之有人，繼乃大慰。李國平先生語余；劍父先生復有高弟黃獨峯先生來嘉，昨晤於旅寓，得忝讀其近作。黃君矚爲文評論，自苦嬰疾呻吟，負黃君雅望，歉感何已，因擇僕所最愛之二幀，扶病拈二絕句以題之：其中水觀音蓮一幀，調色澹澀閒亦爲徐悲鴻先生所最賞。雙竹一幀，自刁光胤，崔白以來，世人不復肯爲此，可謂古調矣。

## 題水觀音蓮圖

蓮華空中相，自悟色非色，欲識阿梨耶，曉月無言碧。

## 題黃獨峯先生畫并序



# 繪畫三昧說

## 季秋萍等四青年畫士

繪畫三昧：曰天才、曰學力、曰意境。天才秉於性賦非可倖致。學力則須讀萬卷書以培其根抵。行萬里路以展其胸眼。摹萬卷書以養其功能。意境則神而化之，脫古人之羈絆而進於創造者也。

渝都初回、瘡臥逾旬。昨日挾病曳杖、往觀青年畫士季秋萍李夢浦、黃方路、孫順湖四君之畫展。病眼稍明。季李二君之山水，尤爲余欣賞。二君皆天才甚高、魄力弘放者。而季秋萍之學力造詣尤深。其間二巨幅、一摹馬遠對月圖、一摹朱端風雨歸舟圖，一寫「月色」、一寫「雨聲」皆得相當成功。此乃季君初次臨宋賢耳，其成績殊堪令人嘉慰也。又摹趙孟頫清江疊嶂圖長卷、雖趙爲絹本而季爲紙本、趙用鼠毫焦墨、而季用羊毫

溼墨、工具不同，然仍不失虎賁中郎，知季君學力方進未艾也。至於李夢浦，則余勸其先擇夏禹玉（珪）或黃大癡（公望）二大家之傑作而臨摹之，則所得當不止此。季君自言願此後數年內埋首於學力，並將再摹三摹以此較進程，此誠得成功之軌道矣。總言之，則昨日之觀，已覺斐然成章，四君者，年華方富而進學甚勇，余固知其必將有成也。

抑季李諸君，殷殷以繪畫之道，下詢及予。予無繪才，不能作一石一木，何敢妄言。徒以久旅故都。徘徊內府鍾粹宮中，酣讀晉唐五代宋元明寶繪真蹟，間及公私珍藏，又喜集海內外名繪之珂羅印本，研習既久，遂窺一隙。其於古今繪畫宗派源流，以及繪畫本身「史的演化」自信瞭於指掌，而於作畫原理，則言之未必中理，然竊以謂此道之古今大師其能臻於成功之境者，必有得於此道之三昧者焉。無天才則無論矣。由天才而至於創造，中間必經過數十年之刻苦，堅忍，紉毅，以培養其學力。深於學力

鴉抹壁。而自詡創造，則爲無恥之荒僞，

清末海上之畫丐是也。有清一代之畫人，堪入我眼者甚尠。山水惟王石谷（翬）黃尊古（

鼎）花卉惟憚草衣（壽平）沈南蘋（諡），此外我見之惟欲閉目耳。乾嘉以前猶有一二明之品。道咸以後，海上畫匠，名愈高者，吾見其畫愈欲作嘔，何則，彼輩終身踟躕於西洋海盜東倭浪人罪惡淵藪之「租界」，足未出「洋場十里」一步也。生平未嘗見一山，惟滿眼「垃圾堆」而已。問所讀書。則「消閑報」「打油詩」也。問所接物，則「鴉片」「水煙」「麻雀」之類也。問所遇人，則纏小足之妓女，吸鼻煙之賭友也，以此環堵養此人物，而欲其產生名畫，是望穢水溝中之臭鼠吐夜光之珠也。故其所作，山則如錐，樹則如柴，水則如麵，人則如鬼，或頭不在肩上，或腹夾於股下，而自詡曰「此古氣滂薄也」！生平未嘗見明人真蹟，而動輒罵學力深沉者曰「畫匠」！自贊曰「文人畫」！吾特諡之曰「妖人畫」耳。此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徵象也。此惡風至民初而未熄，又得西洋「創造」之論以爲假借而氣燄尤高，此殆可以占世變也。

今者中興大業發軔方始，開國宏規，萬端待舉。四君青年，爲新中國之新力。建國須理頭數十年苦幹而後成，繪畫亦須理頭數十年苦幹而成。以吳道玄之畫聖猶須以嘉陵江

山水爲粉本，其故可以思矣。三十年後，君等之學力成而臻於創造，余更樂於扶杖以讀君等之偉作也。

季秋萍君巴山夜題圖幀

景如人真，莫話巴山夜雨時。雲霧空回一色清，山嵐翠黛更何求。未似丹青畫得此，畫中更有畫中情。故鄉淚眼失歸期。五月廿二遊巴山，萍君題此。畫中景如人真，莫話巴山夜雨時。雲霧空回一色清，山嵐翠黛更何求。未似丹青畫得此，畫中更有畫中情。故鄉淚眼失歸期。

一讀畫一問望巴山似夢疑。眼觀心以文勢文，如雲如霧如風如雨，如雲如霧如風如雨，如雲如霧如風如雨。

一讀畫一問望巴山似夢疑。眼觀心以文勢文，如雲如霧如風如雨，如雲如霧如風如雨，如雲如霧如風如雨。

一讀畫一問望巴山似夢疑。眼觀心以文勢文，如雲如霧如風如雨，如雲如霧如風如雨，如雲如霧如風如雨。

## 諸子今箋序

試嘗綜合吾中華民族近古一千年來，先師先哲學風之因革轉變，雖其趨向不同，對象萬殊，甚至相排相擊，表觀隔如兩極。然試一究竟其動力之原，勘除其共矢之鵠，則有一萬變不易之宗義焉；以主宰是，以網維是，以爲燃料而推動是。此宗義維何？曰「求真」。

弘忍。慧能。苦窺基。圓測。以後之繁瑣，以爲佛氏之義，決不如所謂「八識」「十玄識」「三十識」也；此決非佛氏之真。故創「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而華化禪宗卽心卽佛之說昌焉。此其動機，求真而已。由是而騰及儒學，趙匡。陸淳，李翱。陸參。亦苦孔穎達。賈公彥。陸德明。之繁瑣，以爲聖人之義，決不在草木蟲魚，名物故訓之陋；以是而掃決傳注之新經學興焉。無他，求真而已。及至至賢，而理學大昌，此標一義，彼立



一言，而其同以推求聖人真義所在，爲惟一之鵠的，則絕無異也。其毀漢唐之注疏，以謂：尋行數墨，支離繞繚于故紙堆中，咬嚼一二草蟲之名，闕而不已；而于聖人之大經大法，可以淑世覺民，切近身心家國之大端，反置不理，爲可哀也！故誠欲推求聖人之真義，將在草木蟲魚，訓詁名物上齟咬以求之乎？抑將展臆講貫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乎？此宋明儒者求真之論也。顧（炎武）、王（夫之）、閻（若璩）、胡（渭）以後，又苦宋明以後性理之陳枯，以是反理學之新經學又興焉。無他，求真而已。其毀宋明之理學曰：聖人之遺訓在經，若訓故不講，字亦未識，又烏能知聖人果作何等語乎？如是而可得聖人真義，如不解粵語，而欲傳譯粵人之真意也，悖亦甚矣！故欲知聖人真義，必先自真能瞭解上古之語言及風俗情狀始，則名物、訓故、聲音、校勘是已。此近世儒者求真之論也。是故自吾儕今日視之：宋明之毀漢唐也，清賢之毀宋明也，表觀正爲水火冰炭：揭其表，則其動因皆「求真」一念之所驅使也。明乎此，始可以與言學史。

承顧閻學風以後，大師踵起，戴（震）惠（棟）錢（大昕）段（玉裁），一代正宗，

自號反宋，而宋賢之精，囊括在頭。以爲聖惟孔孟，經惟儒典，諸子曲學，說皆邪謬。其爬梳剔抉之力，不層施及。其後稍稍因證經之故，旁引一涉，然而耕耘既久，收穫遂豐。盧（文昭）墨（沅）汪（中）孫（星衍），稍爲張目，于是子學蔚興，與經比大。此實近古以來，吾華學術之一進境。於是劉台拱（補註）郝懿行（補注）謝墀（箋釋）王先謙（集解）等，而荀子可讀。有畢沅張惠言（經說解）蘇時學（刊誤）鄒伯奇陳澧孫詒讓（開詁）梁啓超（墨經校釋）等，而墨子可讀。有洪頤煊（義證）戴望（校正）王紹蘭（地員篇補註）等，而管子略可讀。有顧廣圻（識誤）王先慎（集解）等，而韓非子可讀。有王先謙（集解）郭慶藩（集釋）等，而莊子差可讀。有楊樹達（古義）馬敘倫（覈詁）等，而老子可讀。有蘇輿（校註）黃以周（校記）等，而晏子可讀。有陳澧（疏證），而公孫龍子可讀。有王時潤（集解），而商君書可讀。有畢沅梁玉繩（校補）陳昌齊（正誤）等，而呂氏春秋略可讀。有錢塘（天文訓補註）陶方琦（異同詁）汪文臺（校記）劉家立（集證）劉文典（集解）等，而淮南子可讀。降及秦漢撰著，有陳立（疏證），而白虎通論可讀。有周

廷案（疏證），而韓詩外傳可讀。有皮錫瑞（疏證），而尚書大傳可讀。有凌曙（註）蘇輿（義證），而春秋繁露可讀。有汪榮寶（疏證），而法言可讀。有汪繼培（箋疏），而潛夫論可讀。有錢名培（札記），而申鑒略可讀。有孫人和（舉正），而論衡略可讀。至于比種通方，總舉大成，則有若高郵王氏（念孫讀書雜誌），餘姚盧氏（文詔羣書拾補），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瑞安孫氏（詒讓札遂），鹽城陶氏（鴻趨諸子札記），儀徵劉氏（師培諸子斟補）。例稍雜者，則有若：曲阜桂氏（馥札樸），臨海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仁和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新化鄒氏（漢助讀書偶識）。既濶所及，更廣涉後世羣籍者，則有若：海寧蔣氏（光煦斟補偶錄），仁和勞氏（格讀書雜識），歸安陸氏（心源羣書校補）。而王、盧、俞、孫、邈乎其未易幾矣！至最近，而始又得吾友雙陽高氏。

吾友高晉生（亨）教授，昔與其昌曳長裾，同遊大學。捧手請業於任公靜安兩先師，即自發憤靖獻於高郵王氏學風。作韓非子集解補正，任公師許以不朽；且謂白山黑水之間，絕寒荒寒，文獻種子，以高君爲第一人矣。副在其昌，至今尙珍篋衍。無何，其昌南

省重歸，辟強燕市；而晉生教授東北大學，山河開闢，想念而已。晉生時時寄余著作，逋者，老子正詁二卷刊成；予嘗以謂與吾友灤縣斐先生（學海）經義述聞補正孟子正義補正二書，同足與乾嘉大老，抗顏奪席。無何而倭寇屠遼，晉生犯死倉皇，僅得入關。無何，而其昌南浮江漢，寂寞山居；晉生又寄其諸子今箋來漢，質日益精，而量日益闕；蓋晉生足以繼王盧、俞、孫、以挺起，決無疑矣。

抑其昌於此，復別有惑焉。清之大師，什九皆東南隅產，而晉生獨產於東北，可以見禹域文化，已涵濡南北，此誠可爲國族無量之慶也。然而之大清師，正生於國力強盛，生民康樂，海夷賓服之日。而吾儕今日，則國威墮地，生民憔悴，近且蝦虜鳴張，邊圉淪落，神州有陸沈之憂，書生無報國之路。晉生且全家陷賊，生人之痛，斯已極矣！而獨與余書卷消磨，聊止沸血，猶能以揜創忍楚之餘，成此巨著，其昌無狀，誓當勉隨晉生，于尙未上馬殺賊之前，乘吾中華民族一千年來先師先哲求真之學風，不敢緬越，不敢逾懈，潛墜露於長流，增輕塵於崇嶽，此殆余與晉生今日之責也夫！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五

日，同學弟海寧吳其昌。其昌，沈沈余與吾至今日之資惠夫！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日

于由此文既成，固自知聞見儉陋，子學佳著，所遺實多。數年以來見讀所得，有足補記

與余者：荀子則有梁啓雄氏（荀子東釋）。賈誼新書則有王耕心氏（賈子次話）。說苑則

有日本關嘉氏（說苑纂注）。老子則有奚侗（老子集解）蔣錫昌二氏（老子校話）。

又莊子則有馬敘倫氏（莊子義證）。公孫龍子則有有陳柱（集解）王獻唐二氏（懸解

論）。呂氏春秋則有許維遜氏（集釋，此書甚佳）。國語則有徐元誥氏（集解）。皆通貫

始末，訓詁全書，有漢經師，專窮一經創通大義之家法；學者苟欲治此子，則上述諸

書，殆亦幾於菽粟布帛之不可棄矣。至於割取一章專力擊窮者，則如墨經之有胡適（

前小取新話）譚戒甫（墨經易解也。其屬葦未成者，以余所知則有劉盼遂氏之論衡（集

二書解），及高亨氏之莊子（纂註）也。世有好者，必將日夜顛望二子之書之早成已。一

二十八年六月二日其昌又記。書以開與吾文新編卷之三（學術）辭義散問辭五孟子五論語五

論語五。而皆主其對東北大學。山所屬國。取余而曰。吾生初到魯余嘗對。版

# 朱子之根本精神——卽物窮理

對其精神之考索

「卽物窮理」，「致知格物」爲朱子偉大精神之表現，中國思想界自惠施以後，朱子占有最精采最光榮之一頁。朱子之根本思想，實接近于惠施，其博學亦極似惠施，惠施之書五車，朱子著作，當亦不減于五車。惠施五車之書，今無一存者，遂使此朱子以前之大哲，于載下猶蒙「詭辯」之惡謚。莊子天下篇云：「惠施大觀以爲一，言盡萬物以爲一，可以與之遊。南方有倚人焉，曰黃暎，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避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尤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措乎，惠施之無正言也，平而蕩而不得，由遂萬物而不反。」

其後受惠施之影響而興起者，「子齊則有鄒衍」。史記孟荀列傳記鄒衍之學云：「中則謂一千心，其語闕大不經，先驗小物，推而天之日，至于無垠。」云「徧爲萬物說」言也。云「先驗小物」

小物，推而大之』，此種精神，此種態度，實爲科學的種子，而自始卽不爲吾中華民族所喜，輕輕加以『益之以怪』、『闕大不經』之罪案，而此種子遂爲冰雪所凍死。中間隔一千五百餘年而生一儒家中比較頭腦最清楚之程伊川，始明白宣言『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近思錄卷三引程氏遺書——惠施鄒衍培植之種子，至是始稍有暖意。

朱晦翁近承程子之遺緒，而實遠協惠子之朔教。惠施之所以欲『徧爲萬物說』者，何以故？因惠施之根本思想：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莊子天下篇——

故其結論必落至

「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換言之卽「天地在萬物，人爲萬物之一，故天地，人，萬物，皆是一理，故天地與我一

體，而我當泯愛萬物」。朱晦翁之根本思想即與惠施密符。朱子語類卷十五頁十二云：

「萬事萬物，……其實只是一個心。一個根柢出來，抽枝長葉！」——黃卓記——

「格物者，欲完極其物之理……物理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鍾震記——

又同卷頁十四云：「……自家知得與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

肉……此便是合內外之理。」——徐寓記——

此其根本觀念，與惠施「大地一體」「泯愛萬物」若合符節，其「心理即物理」之說，與陸子靜原無二致。但陸子靜偏於唯心，即欲以個人直覺之心，以為衡量萬物之標準。朱晦翁則以為個性人人不同，任其一時直覺，易生危險，故亦欲「徧為萬物說」「驗小物推而大之」如是歸納而得一共同之理，以為內外相參印，則可以為吾心合理之意念作一層物質上之證明，吾心未合理之意念，作一種標準上之比較。故朱陸之根本異點即陸為信任直覺，朱為不信任直覺，陸為不必求物質證驗，朱為必須求物質證驗而已。可憐朱晦翁一



生，只做到「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地步，而「一旦豁然貫通焉」之夢想，則始終未達到，宜其爲陸子靜之徒黨所訕笑。然吾人所貴于朱文公者，正以其如此。初期原始之科學家，無一人能成功者，無一人不淺陋，無一人不被犧牲，再直捷而言之愈科學則其成功亦愈無止境，惟有後繼者，步步加進焉，則方有相當之成績。故朱文公者，實爲中國科學思想之衝鋒隊中一戰死之小卒。彼因孤立無後援而被犧牲，故尤值得吾儕之致敬也。朱晦翁格物窮理之說，其最正式冠冕之宣言，在大學格物致知補傳，其言曰：「格一之備，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晦翁既立此標的，程蔡以昭示天下，欲使天下學者，皆循此標的以貫徹之，因又附帶說明

其方法及態度上之條件數則，其一曰：「格物須先從實體着手。」其言曰：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其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語類卷十五頁七廖德明記

其二即「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一件不漏」之笨律也，其言曰：

「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語類卷十五頁九楊賜記——「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

各有理……一物不格，則了一物道理，須逐着一件，與他理會過。」——同卷十三楊

道夫記

「自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同卷頁十四劉砥

說

此種笨律，真可謂其笨無比，宜諷笑之聲，盈于後世，然以今日之頭腦觀之，則在七百餘

年前，中國學者中已有此種最忠實態度之宣言，轉可爲吾民族驕傲也。此種態度，其創始者之決對失敗，乃爲既定事實，端視繼起者努力之程度，而有相當之成績。如有繼起者不斷努力，則其成績能超過創始者之夢想，一部泰西科學史皆其例證。而在偷懶自棄之中國，則創始者忠實的紀律，適爲訕笑攻擊之資耳，坐使朱子淺陋的科學思想。不獨空前，亦且絕後矣！

其三曰「格物須用澈底之態度以求真知」其言曰：

「致知所以求真知，真知是要澈骨都見得透」！同卷頁一楊道夫記——

「格物者，格盡也。須是窮盡事物之理，若是窮一兩三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同卷頁二葉賀孫記——

此三信條，聯合而觀之，朱子格物之界說始明瞭，基礎始確定，合而爲一言卽「格物者，必須憑藉實物，逐物逐件，澈底研究之也」。其宣言既明白而堂皇如此，吾人試一考其生平學行之內容，是否能以身作則，本此目的而努力。但吾人在考核成績以前，必不能忘下

列各項（一）創始者之成績，必極幼稚淺陋。（二）創始者必推想多，而證實少。（三）創始者之工具，爲感覺而非儀器，故極不準確。矧朱晦翁生于八百年以前之中國，又安能例外，今試舉數例以觀之。

（1）『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樞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卷一頁五楊道夫記——

（2）『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同卷頁五楊道夫記——『地在中間，不甚大，四邊空』——卷二頁六陳淳記——

（3）『大地山河初生時，須尙軟在』——頁八李方子記——『地者氣之渣滓也。』——卷一頁五楊道夫記——

（4）『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會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處。』——同卷頁六包揚記——『地有絕處，唐太宗收地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同頁包揚記——『通鑑說，

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為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

同頁黃義剛記六宗用吳至靈...

(5) 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會缺，如圓球，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

(8) 西，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甚。卷二頁六陳淳記...

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日與月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

(8) 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

同卷頁八呂齋記...

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

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二，只望

有許多光。同卷廖德明記...

以上數則，雖有驚人之語，然推想而已，然朱晦翁實有「實驗」精神，則不可誣

也。一部朱子語類，「推想」多而「實驗」少，其率當爲九十五與五，然謂無「實驗」則不可也，特淺近耳。然吾人苟不忘記朱子所處之時代者，淺近何傷乎。今試舉一朱子與一道士量筭之故事，可以見此老之精神也。與曰：「張」，「和」曰：

「王丈云：昔有道人云：養生可以觀夜氣，嘗插竿以記之，自朝至暮，長不分寸，而視之，已數寸矣」。次日問：「夜氣莫未說到發生處？」曰：「然。然彼亦一驗也。」後在玉山僧舍驗之，則日夜俱長，良不知道人之說。只小成卷一百三十八頁十李闕祖

神以記之。一「張」曰：「和」曰：「王丈云：昔有道人云：養生可以觀夜氣，嘗插竿以記之，自朝至暮，長不分寸，而視之，已數寸矣」。次日問：「夜氣莫未說到發生處？」曰：「然。然彼亦一驗也。」

王丈之不詳何人，蓋亦朱子弟子而年長於李闕祖者，朱子稱其名李氏則稱之曰丈也。王氏以道士之言問朱子，以謂「夜氣未說到發生，恐不足爲證」。朱子重道士之實驗，故既許王氏之問，而亦許道士實驗之成立，然總覺尙未確定，後在玉山如法親驗之而不驗，故又述以告弟子，而李氏記之。此事本末如此。考朱子年譜，朱子在玉山講學乃在經筵講官罷任回閩時，已六十五歲，如此老翁，尤親驗此種當時士大夫心目中認爲類似兒戲之事，不

謂之有「實驗精神」不可也。至于本文所舉上列數條，以今日衡之，固是推想，然在朱子當時之所以生如此推想者，則在朱子個人，亦已由實驗而得矣。何以而知（1）（2）兩項「天包乎地」「地在中不大」乎？晦翁曰：「地在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高處驗之可見！」卷二頁七周謨記！

何以而知（3）項「地是凝成」「初時尙軟」乎？晦翁曰：

「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

軟，後來方凝得硬。」卷一頁六沈憫記！曰：「然。然亦一理也。」

何以而知（4）項「地有絕處」？則史所載唐太宗用兵至極北地，夜短不暗事可證，晦翁先已言之。何以而知（5）項「月無光，受日之光」？晦翁曰：

「月如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光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朱子又說「霜是露結成，雪是雨結成」何以驗之？其言曰：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未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卷二頁十一輔廣記——「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同頁沈備記——

朱子一生最有精采之發明，謂「高山乃由海底升上」，何以驗之？其言曰：

「常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卷九十四頁三周謨記——  
又云：

「今高山上多有石上礪殼之類，是低處成高，又礪須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則是



柔化爲剛，天地變遷何常之有。」——同卷頁四鄭可學記——

如此卓識偉見，豈儻自欺不努力之徒無聊訕笑所能掩也。然亦間有結論謬誤，而其態度及方式則合理者，如云：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于地，必攪開成稜瓣也。」——卷二頁十一沈開記——

今吾人治學，首先須問其態度及方式，而不必苛責其結論，因結論無絕對正確之一日也。

朱子此說，不合于理，而其所據以證驗之方式，則有實驗一精神，猶爲可尙也。夫此中國稚弱的原始的科學思想之種子，自惠施鄒衍，下至于沈括朱熹而遂滅種。朱子之客觀實驗態度，實導路籃縷指示一曙光曦微之道路，不幸南宋所謂「理學家」者，無一人具有晦翁之頭腦，相率而誤入歧路，復歸于清淡，歷短促之胡元而入于明清，八股化之腦筋，更根本與此種思想方法爲深仇，必欲撲滅之使無絲毫存在而後已。故「格物」之說，痛斥于明人；「開僞」之論，深惡于清儒，使此曙光曦微之通路，及朱子身歿而復塞，歷宋元明

清，外表陽尊朱子，奉之如在天上，而朱子之學則早已及身滅絕無噍類矣。此吾民族之深悲奇恥也。使當時能循此道路，改進之，發揮光大之，則此八百年中，當有無數十倍百倍千倍朱子其人者挺生，則中國科學之發達，又安知必不如歐洲哉。

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一四六期朱晦翁誕生八百年紀念論文

朱子學之式

朱子之樞本精神——卽物窮理

五一五

### 朱子治學方法考

朱子治學之方法，可卽以朱子語類一書爲根據，繙釋其所記載平日詔示門人以詰經治學之條例，則其方法自見，不必吾人更有所論列。茲分二方面述之：

(甲) 態度方面 此其有條例凡七。其一曰「求真」。求真云者，當虛心以探求一事之真相，絲毫不可攙入自己之主觀概念也。故語類曰：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卷七十八頁十二潘時舉記——

「看書不可將自己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卷十一頁九廿節記——

其二曰「求實」。求實云者，就其本體以還其本來實義，不容有一切虛偽情感之存在也。

如易經朱子只認爲「卜筮之書」而與「盤棋課一樣」。風詩朱子只認爲是「淫奔之詩」非而「聖賢人所作」。他人之頂禮膜拜神聖視詩易者觀之何啻大逆不道。然而朱子得其實矣。語類曰：

「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易，某說與云：『要曉時，便只是靈棋課模樣。』有一朋友言：『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某云是誠實恁地說。』卷六十六頁黃義剛記——

「今觀詩，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卷十一頁十三黃營記——

「詩之鄭鄴鄴衛其詩大段邪淫，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存之便盡見當時風俗美惡，非皆賢人所作。』卷八十頁二十六黃營記——

其三曰「求疑」。求疑云者，卽今人所謂「懷疑」也。語類曰：『爲學者，當求疑。』「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卷十一頁十葉賀孫記——

「讀書之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卷十一頁

十一楊道夫記——

「書中可疑諸篇，……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兩反風」「禾盡起」，也是詭異。

……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于伏生者，都難理會。」

——卷七十九頁二十九葉賀孫記——

其四曰「闕疑」。懷疑闕疑；義甚明白，不煩解釋，懷疑所以戒「誣」，闕疑所以戒「妄」。  
以今言譯之，懷疑是大膽破壞，闕疑是小心建設也。語類曰：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卷十一頁十七不

知何人記——

「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個說底話否」——卷八十三頁三十二胡泳

記——

「荆公不解洛語，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卷七十八頁七一輔廣記——

其五曰「專一」。語類曰：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看下一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卷十一頁十三沈備記——

「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須專看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冰，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卷十九頁六陳淳記——

其六曰「循序」。語類曰：

「學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如法理會。」——卷十一頁十一李闕祖記——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

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繙繹玩味。」同卷頁十三徐寓記——

其七曰「不求速效」。語類曰：

「讀書——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卷十九頁五黃幹記——

其八曰「鑑別真偽」。鑑別真偽，事較複雜，有真偽已判明者，有未判明者（如慎子）。其於已判明者，有全真者，有全偽者，有真偽難半者，（如墨子），其於偽藉中，有故意造偽者，（如列子）。有無意造偽者，（如易繫辭）。有古本真書而今本爲偽者，（如竹書紀年）。有今本固偽，原本亦偽者，（如子夏易傳）。其於有意偽造之古籍中，有所依據者，（如古文尚書）。有全無依據向壁肌造者，（如詩小序）。其類至繁。在朱文公以前，宋人於辨偽能力，已漸顯著。如歐陽修疑易繫辭，王安石疑春秋，程迥疑孝經，胡安疑周禮，吳棫疑古文書，以今日視之，諸家所疑，無一不賊贓兩得。但諸家各疑一端，朱文公則偏合各家之疑，更推廣而擴大之，古偽書至朱文公，狼狽萬狀，原形畢現。朱子辨

僞之語甚爲廣繁，茲爲省殺篇幅起見，列如下表。

書 名 僞之性質及程度

朱子以前及同時之先覺

辨僞語舉要及其所載之卷帙

易繫辭（孔子作） 可疑

歐陽修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整齊，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語類卷六十七頁二十六

麻衣易（關朗作） 僞，南康戴某作

關子明易，麻衣易皆是僞書——卷六十七頁三十三鄭可學記——麻衣易是南康戴某所作——同頁李閔祖記

易龍圖 僞

易龍圖是假書無所用——同卷頁三十五劉礪記

古文尙書 疑或是僞

吳棫

孔壁所出尙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秦誓，武成，罔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曷，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的，至於易的全記不得，此



不可曉。——卷七十八萬二萬人傑

記

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

同頁沈憫記

者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書，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同卷余大雅記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作。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

——同卷頁八黃義剛記

古文尙書序（孔安國作）

偽，六朝人作 陳亮

古文尙書傳（孔偽，魏晉間人所

尙書決非孔安國所注，蓋文字困難，不是西漢時文章，亦非後漢之文

安國作托

書小序（孔子作）

偽，周秦間低手  
人作

詩序（孔子作）  
子夏作

偽，後人作

詩小序（孔子作）  
子夏作

偽，衛宏等作

鄭樵

朱子治學方法考

，恐是魏晉所托。——同頁沈懔黃  
卓包揚記

書小序斷不是孔子做——卷七十八  
頁八黃義剛記——只是周秦間低手  
人作。——同卷頁七董銖記

詩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  
——卷八十頁七李方子記——明  
乎得失之迹——這一句有病，周禮禮  
記中，史並不掌詩。——同頁舒高  
記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  
……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  
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同卷頁  
十卽浩記——  
因論詩歷言小序太無義理，皆是後  
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  
中採摭言語，……謬誤不可勝說。  
——卷八十頁十一周謨記



子一經 文在

孝經(曾子作)

雜偽，戰國時人

續成書

程迥

古文孝經序(孔安國作)

偽

春秋經(孔子作)

難解

王安石

春秋左氏傳(左邱明作)

疑劉歆作

林栗

五二四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卷八十二頁二楊賜記——孝經，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頁一輔廣記——古文孝經亦有可疑處。——却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在左傳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疑是戰國時人門湊出者。——頁二黃鑿記——

孝經序亂道。——卷七十八頁九呂齋記——

春秋煞有不可曉處。——卷八十三頁一胡泳記——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禮是劉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卷八十三頁七葉賀孫記——左傳是後來人做如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

元禮（王孫子）

大戴禮（孔門弟子作）

漢後人雜偽

小戴禮記（孔門弟子作）

不可深信

周禮（周公作）

非周公作但亦作

王莽作

胡宏

朱子治學方法考

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同卷頁八黃營記

大戴禮無頭，其間多雜偽。——卷八十八頁一黃義剛記——大戴禮保傳篇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爲之，亦有孝昭冠辭。——同頁黃義剛記——

禮記有信不得處——卷八十六頁一不知何人記——禮記便不可深信——同頁陳文蔚記

問周禮曰未必是周公自作，……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又笑曰禁治蝦蟇，已專設一官，豈不酷耶。——卷八十六頁一邵浩記——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同頁汪德輔記

子馨文在

五二六

論語後十篇

太亂

易下經下繫，便亂董董地，論語後十篇亦然。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淵記亦然。卷十九頁一廿節

孟子正義（孫奭作）

偽，邵武士人假造

蔡元定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樣。卷十九頁十六滕璘記

爾雅（周公作孔子作子夏作）

偽，後人集傳注而成

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卷一百三十八頁一陳文蔚記。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同頁胡泳記

說文音

徐鉉作

說文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卷一百四十二吳必大記

元經（王通作）

偽，阮逸作

元經阮逸所作。卷一百三十八包揚記

孔叢子，乃其所著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

孔叢子（孔鮒作）

偽

孔子家語（孔子弟子記）

偽，王肅編錄

文中子（王通作）

偽，阮逸作

管子（管仲作）

戰國時托名

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卷一百三十七頁一不知何人記  
尚書孔傳，此是魏晉間人作，  
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爲！  
卷七十八頁八輔廣記！

家語只是王肅編錄古雜記——卷一  
百三十七頁一不知何人記——

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偽書，逸，  
建陽人，中中子，元經，關子明  
易，皆逸所作——卷一百三十八頁  
一包揚記——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  
政事甚多，決不是閑功夫著書的人。  
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  
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  
收拾仲當時言語行事之類著之，並  
附以他書——卷一百三十七頁一不  
知何人記——

子 馨 文 在

五二八

老子(老聃作)

非老聃作

列子

有開題

鷓冠子(戰國楚人作)

偽，漢以後人作 柳宗元

握奇經(黃帝作)

偽，唐李筌作

孔子問老聃比禮，而老聃所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卷一百二十六頁三周明作記。

列子是鄭穆公時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列子中說孔子，則不是鄭穆公時人。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卷一百二十六頁二周明作記。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卷一百二十五頁五葉賀孫記。

韓文公謂「能辨古書之真偽」鷓冠子不會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看文字精，以其人深刻。卷一百三十九頁六包揚記。

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文。卷一百二十五頁十不如何人記。

唐太宗李衛公問答(李靖作)

偽，阮逸作

陰符經(黃帝作)

偽，唐李筌作

清靜經(謝宗)

偽，宋王遵勗

清淨經(道藏)

偽

清溪經(道藏)

偽，晉人書

蕭祖古

度人經(道藏)

偽，五代杜光庭作

楞嚴經(佛藏)

有參人胡會舉入

楞嚴經(佛藏)

偽，唐房融增偽

蘇頌請孫(肅憲)

偽，南北齊人疑

李蘇(李際之)

詳上文申子條

陰符經恐皆唐李筌所為——卷一百

二十五頁十六揚道夫記——

後來道家做清靜經又却偷佛家言

語全做舊不好——同卷道真明

作記——

道家清淨消災五經皆據做釋書而

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

同頁黃營記

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咒，中間皆是

耳。卷一百二十六頁十八可

房融添入許道說話——同卷頁二

十一李閔祖記——

五二九

朱子治學方法考

五二九

千

正三〇



維摩詰經(佛藏) 偽, 南北朝人撰 李頴(李綱之子)

維摩詰經, 舊聞李伯紀之子說, 是南北朝時一貴人, 如蕭子良之徒撰, 渠云載在正史, 然檢不見。同卷頁二十二吳必大記。

圓覺經(偽藏) 有後人附會增入

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 只鄙俚甚處便是, 其餘增入附會者耳。卷一百二十六頁四周謨記。

西京雜記(劉歆作) 偽, 魏晉人作 顏師古

孔叢子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 正如西京雜記中偽造漢人文章, 西京雜記之謬, 匡衡傳注中顏氏已辨之, 可考。文集文書考經後自注。

龍城雜記(柳宗元作) 偽, 宋王銍傳

柳文後龍城雜記, 王銍性之所為也, 子厚敘事文字, 多少筆力, 此記衰弱之甚。卷一百三十八頁二不知何人記。

省心錄(林逋作) 偽, 沈原作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 非林和靖也。同頁不知何人記。

春秋指掌圖（蘇軾作）

偽

指掌圖非東坡所爲——同頁不知何人記——

李陵答蘇武書（李陵作）

偽，魏晉人作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卷七十八頁九吳必大記——

木蘭詩（梁橫吹曲）

唐人作

木蘭詩，只似唐人作，其間「可汗」「可汗」前此未有，——卷一百四十頁五李方子記——

（乙）方法方面

方法方面有一定之步驟，今綜合語類而通籀之，則其步驟凡五：第一「求

博學無方」。此爲治學最低限度之基礎，涉獵不博，無論何種學問，皆談不上也。語類

云：

「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卷十一

頁十二鄭可學記——

「孫毓云：『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時。未

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不博也。」——卷六十三頁三十六董銖記——



同，被人錯解作「輔」字，至今誤用。只顏師古注漢書曰「葉」與「匪」同，某疑得之。」

「論語一闈閤」，說文云「和悅而靜」。看得字義，是一難的事，「闈閤有爭意。」

「漢志一洙泗之間斷斷」，義一「同兩齒相爭」！——卷三十八頁三胡泳記——

「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爲「世子」「太室」爲「世室」之類。

「卷一百四十頁十一輔廣記」，合要前曰，其意與只於本文不而小字。論語前會發獻

(二) 次求「詳明音讀」。語類記其例云——

「先生命二三子說書畢，召蔡仲默及譚剛語，因借先生所點六經，先生曰：『被屨驟去，都無本了。』看公於句讀音訓，也大段子細，那一言天下之至頤而不可惡也。」是音

去聲字，是公以意讀作去聲？曰：「只據東萊音訓讀，此字有三聲，或音『亞』，或十

如字，或「烏路皮」，仲默曰：「作去聲也似是？」先生白據某看，「烏路切」於義爲近。

說身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厭惡。而今音訓有全不可曉的，若有兩三音的，

便著去裏面揀一箇較近底來解」——卷七十五頁三黃義剛記

(三) 次求「詳明訓故」。語類云：

「某解語孟，訓故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卷十  
一頁八萬人僭記

「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故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着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  
等閑看過了」——同卷頁十五曾祖道記——

「詩書略看訓故，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得過  
他」——卷六十七頁八黃營記

(四) 次求「校勘異文」。語類云：

「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易直子諒」韓詩作「慈良」——  
——卷八十頁二李方子記——

「讀書自有可得參考處，如樂記「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從來說得無理會，

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說作「慈良」字，則無可疑，」卷八十七頁二十八錢木之記——  
第三「求鞏固證據」。第二步工具問題既已有相當把握，方可開始應用此項工具，應用工  
具，必須有第三者之保障，故第三步在「求證據」在求堅定明確之證據，此點又略分數項：  
（一）「自證」及「互證」自證者，於本書中，以前後文，上下文爲證，互證者，於同類  
中類集比觀以爲證也，語類云

「問：一般字却有淺深輕重如何？曰，且看上下文。」卷十一頁十七廿節記——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通矣。」「經皆要子細看上  
下文義」——同卷頁十四萬人傑及不知何人記——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  
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同卷頁五輔廣記——

（二）「旁證」及「廣證」，旁證者，於不同類中，取又一方面之證據也，「廣證者，言  
向各種不同類中博徵證據，不厭其多也，語類言其類云：

向谷辭不同，中耐音韻，不風世。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雖騷註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雖騷註  
(二) 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伯庸，惟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

學養終其全篇。——卷八十頁十五李方子記

「問詩協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

如正考父鼎銘之類。」——同頁鄭可學記

「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素隱」，似亦有

理，「素隱僻之義，「素」「素」二字相近，恐誤。」——卷六十三頁廖德明記

「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言「百官族姓」，後有「百姓

不親」，「千百姓」「咈百姓」皆言民，豈可指為百官族姓，後漢書亦云一部刺史職

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卷七十八頁十四王過記——或

問吳氏叶韻——按即吳棫約補——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

餘證，少者亦兩三證，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懼不濫，

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其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向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又如「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爲「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謠諺皆押韻，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叶音「茲」，則與上面「思」「辭」三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閒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于易象辭皆韻語也。」——卷八十頁十六輔廣記

(三)「物證」及「事證」物證者從物質之遺留以推求古事，朱子以前，呂大臨，黃長睿輩，據地下出土古彝器以駁正漢唐注疏及孟崇義禮圖，已開其例，朱子亦曾引薛氏鐘鼎歌識以注詩經，事證者以必然之事實，駁正空想，及鑑別古說可靠之程度也。語類舉其例云：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如莊姜之詩，却以爲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紀，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卷八十頁十三黃卓記——

「先生與曹兄論井田曰：天下安得有箇王畿千里之地，將鄭康成圖來安頓于上，今看古地如豐鎬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是小溪澗，不知如何措置？」——卷八

十六頁十五黃卓記——

「問古尺何所考？曰……隋書載十六等尺說甚詳，王莽貨泉錢古尺徑一寸，因出二尺，

曰，短者闕尺，長者景表尺。」——卷九十二頁一黃義剛記——

「因言服制之變……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幘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

闊，及晝晚唐王驛畫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嘗見南劍沙溪一士夫家，尙

收得上世所藏幘頭，猶是藤織環子。」——卷九十一頁五沈儔記——

「古者田籩豆，簋簠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生，故如此飲食爲便……某處有列子

廟，却塑列子膝坐于地，這必有古像。」——卷九十頁五葉賀孫記——

于此「求證」一項，獨有一先決附帶之基本條件，則曰「先當確定證據材料之基礎」也。

蓋求證云者，所以徵淑于第三者以爲保障，故此第三者無論有何種嫌疑而不可靠，則此

證案，非徒完全不能成立，且將貽對方以絕大之反證也，此其例如朱子不信詩小序以其無

證，而呂東萊以爲「小序便是證」如原告同時欲自作證人，此真千古笑柄也。語類云：

「詩序實不足信，……向嘗與東萊論此，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

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卷八十頁十三

英賀孫記

第四，「一求會通異同」。有證據者，固當臚列羣證，不厭其多，以求鞏固，亦有無證之可

求者，則必須比類屬辭，錯綜緯互，始可以見其會通，此法直至有清高郵王氏父子經義述

聞，經傳釋詞，始應用嫻熟，完全成功，而其幼稚萌芽萌，似亦朱子規舉，語類多此例，今

于易書二經舉其二云：

「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享」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

則知，……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卷六十七頁十六楊賜記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卷

七十九頁二十九沈儻記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爲「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

中所謂「不弔昊天」耳。——同卷頁三十沈儻記

「忱，懃，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同上——按先師王靜安

先生正如此說。

第五「求明瞭當時風俗人情」，此語以今語譯之，即求當時之社會背景也。此爲方法上最後

之一步，亦爲比較更深刻之一步，晦翁所以詔示弟子者以此點甚爲清楚。語類曰：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

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卷八十頁十八沈儻記

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期朱晦翁誕生八百年紀念論文

願以騰其遂，習于器君，效于管策。」（賦其請矣，而蘇而蘇）  
陳龍川年譜序

我中華民族一千年來，國家機制，社會型態，以下迄個人身心，人生概念，舉莫不受

宋賢所孕毓，所範鑄，所改造，至今日而始革其命焉。大命既傾，好惡隨泯，門戶云圯，

功罪斯彰。吾曹始得爲之導溯淵源，綜貫流派，而達觀其本末得失之故焉。

蓋嘗論之：自巨唐弘忍慧能崛起，華嚴唯識，中邊百論，乃至毗苦沙，足發智之學，

一切俱廢，唯餘五宗禪悅，涵蓋東土。禪學之影響于中華，其利五而弊亦五：「性善」之

說，創於孟子，而告、邠、楊、韓俱致誹訾。慧能立旨：「始以性善，終於性善」（柳宗

元文集卷六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碑）於是近二千年所聚訟不決之說，一旦得以根株確立，此

功之首也。由是而「自我解放」，浸假「人格平等」「人性大同」之說，得以因緣樹立，

故曰「蠢動含靈，皆具佛性。」是上符孟子「人皆可爲堯舜」之旨，而下啓姚江「滿街都

是聖人」之說也。此後之二也。「滿街都是聖人」之說，固關文字。「字喻不備」之說，固關

### 陳龍川年譜序

五

五四一

五四二

是聖人」之教也。此功之二也。『諸佛妙理，匪關文字。』『字卽不識，經卽能講。』（景德傳燈錄六祖傳）以是學術之枷鎖解脫，俚俗而平民化，陋淺而大衆化；使貴僧繫師，不復能奇貨自居，却持割制，此功之三也。由是而禮及文學，語文合流之風漸興。白太傅參坐于如滿，（南嶽辰馬祖大師之弟子故長慶之集，老嫗都解。韋吏部從遊于大顛，（青原派石頭和尚之弟子）而散文基礎，於焉永奠。此功之四也。皓首窮經，牖下老死，于儒則有陸元朗，孔冲遠之辛勤，于釋則有玄應、慧琳、希麟之巨業，然而於教育之方法言，則爲「注入」。於性質言，則爲「繁瑣」。至若「覓心」「安心」之指點，「風動」「幡動」之提覺，「淨水在瓶」，「野鶴上天」；此後宋儒「環境教育」「體認教育」「生活教育」，咸肇基于此，則功之五也。然而其弊則有不可勝言，言之痛疚澈心者，其害之小者三而大者二：空疏，浮躁，陋妄，愚鄙，學風之養成。吾嘗謂「慧能固可敬而亦可僞，慧琳雖無可敬而絕不可僞」，罪一。誇狂，驕姿之惡習漸滋，柳州有言：『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歸昏，放于淫荒。』（柳集龍安海禪師碑）罪二。躡躅，骯髒，詐僞，

瘋癩之徒，混跡以入。以穢丐爲神僧，以瘡癩爲仙果，以夢囈爲靈示，以痴談爲正覺。（至於宋代市巷猥語。乃至產生所謂「濟顛活佛」其人者，釋氏流品之汙下，至斯極矣！禪學未發達以前無此現象）罪三矣。至其害之大者，則禪宗大盛以後，驅四民而盡入；既已度牒如山，而盡以居士如林。生產驟落，游手激增。「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奈之何民不貧且盜也！」（韓愈原道）由是而產銷見絀，供求相迂，經濟機能之毀滅破壞，日益顯露。有如所謂襄陽龐居士者：「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團坐，共說無生話。」（五燈會元）此真國賊民蠹，治法所必誅，而反播爲美談，習爲羣尙！民族危機，朽索峻岌；黃巢尙讓一呼，而舉天下人食人矣！下至北宋，國族元氣，歷百年而未復，此毒氛之中于物質者。其大罪一也。禪定之說昌，人人習其教而始麻木死腐。如蠶僵眠，如蚓冬伏，不生不死，半鬼半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澈底消滅民族之活力，驅使墮落于退嬰、靜止、萎縮、枯槁、冷寂……之邱墓！自貞觀開元以來，少壯民族，好勇喜動，活潑前進，豪邁無畏……之童心稚態，彈指變化，而成爲狗樓嗆咳，疲癯癱瘓，仰臥棺

蓋之朽骨！此真千劫百世猶有餘痛者也。此毒氛之中於吾民族之精神者，其大罪二矣。最言其凡：則禪學之興，有大功一，「性善」說之再確立也。有大罪二，斲喪國家之元氣，消滅民族之活力是也。

及宋學之中興，其於舶來之禪學，頗能承受其菁華，而糾正其謬誤。然而其謬誤，實未能盡糾正，而酷於嬰粟之遺毒，其已先天滲入于骨髓者，宋儒亦未能自覺，而時一流露，至明儒而且及春大發，至清儒而猶深漬膏肓也。

所謂承襲其菁華者何也？「性善」之旨，自李翱、陸參以後，遂確認而奉戴為正宗。賢初祖，必推始於濂溪，而濂溪又以習之為層冰，以二程為巨流。李之言曰：性，無

有不善。一（復性書中篇）周子遂立宗教人：「誠者，聖人之本，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通書第一章）直氏今世，「性善」鑄成國是，已千餘年而未艾。其勢

或將更傳於今後矣。所謂糾正其謬誤者何也？禪徒以出世離人為高，以團坐無生為業，驅

生人而自入于餓鬼。雖李氏猶未能洞燭其罪。至周子始堅決明白，大聲弘播，以詔於人曰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至二程而始萬語千言，以一通經致治，內聖外王之「有體有用」爲教，（參觀河南程氏遺書卷四游酢記卷五呂大臨記又伊川文集遺金剛志）深斥「賈續還珠」「玩物喪志」之謬。（參觀上蔡語錄及近思錄引伊川與方元稹帖）故伊川流派，一衍而爲永嘉九子，再衍而爲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葉（適），乃至務致用而遺體焉。自宋迄清，下迨顧（炎武）朱（之瑜）黃（宗羲）王（夫之），凡不老守佔畢，死殉蠹簡，爲社會之先驅，作生民之喉舌，站政治之前浪，殿國族之後勁者，殆皆理學者流也。古人有言：「儒無益於人國」，荀子儒效篇：「滌溪以後，此恥或可少雪爾。所謂糾繆未盡，時一流露者何也？則元公『主靜』之教也。吾嘗深惟寤歎，思易太極圖說之語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動，立人極焉。』不亦可乎？而萬古遺憾，元公乃以『主靜』爲立人極之本。西來魔劑，甘之如飴；至明而繆種廣傳，毒苗蔓鬯。『定修』『靜悟』，捉影捕風，蘭芷不芳，生人僵死。而隆萬以還，正歐西文藝復新，宗教革舊，稍後而科學繁興，生產革命。而東亞老帝，輿櫬待盡！遂致凌遲剛割，慘極人寰。百世追憶，猶將切齒於天竺之造疫，而中華之飲鴆也。」



吾浙永康陳同甫先生（亮）語其學，實未盡臻於醇粹，晦翁譏其「合金銀銅鐵於一爐而共冶，致使金、鐵、各失其原用」者，（晦庵集答陳同甫書大意）亦未嘗不中其窳竅。然曷亦試觀其天性乎，則固終其身爲一「主動」而反「主靜」之健者也。則固終其身爲一髦士青年而未嘗「老」者也。精力彌滿，天真爛漫，一世之英雄盡俯，萬古之心胸遂拓。悲歌流涕，晝夜六時，思所以雪祖宗戴天之仇，復中原陸沈之士，其心雄，其志哀，其學風生而動，其義趣活潑而前進，其態度是今而非古，主進化而誹倒退。菩提達摩之鐐桎，至陳子而始碎爲微塵齏粉焉！姑舍其餘，第使陳子此旨而得顯，則吾震旦之妖霧盡蕩，天日重朗，當不俟諸他日矣。

蓋後世嘗有自號治龍川之學者，夷考其實，於此旨都不明，而反嗜其未醇粹爲晦翁所戒者，是乃掩其美瑜而彰其疵瑕也。此旨之明，殆自吾友台山顏先生希深始。希深昔從先師新會梁先生於清華，董理宋明先哲之遺業，粵人也而年又少，其天性固惟與龍川合爾。於是具顏年譜，爲長編，都十餘卷，往往視余，余時劄二程年譜，亦發視於希深。迨先

師薨逝，希深亦漫遊於歐西，往來巴黎羅馬間，轉其學於彼邦之史蹟。余之學亦轉而傾注於殷周，二程譜稿二十餘萬言，扃篋衍而未啓。今希深已從海外歸，龍川年譜，經十年之修討，定本既成，殺青行有日矣。余獨竊悲往歲以還，窮寇憑陵，宗邦孔棘，南渡重演於中華，東胡再汗於上國。啓居不遑，室家靡盬，而余與希深，操觚成習，執戈未能，徒懷匹夫有責之大義，彌增壯夫不爲之深恥。余流離川蜀，播越西州，歐血廢居於大渡河上。聞希深亦臥疾於香港，念之甚勞。乃者，忽接其巨藁，且投函求序；愧意交集，強起自慰，不啻杜林之獲漆書也。因撮陳十世紀來，學術思想之波應影響於國家族者，綜其利害，核其種果，綴著成篇，以就正我希深，以弁諸陳氏年譜之首，以警覺自今以往，有講學之責者，慎毋再蹈身毒主靜之覆轍，而自召環鄰蠻族之吞噬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海寧吳其昌。

宋元明清學術史

(一) 嘉興沈氏日本長尾氏所藏朱子論語注稿三種跋尾

(二) 朱文公文集丙戌答張欽夫論未發二書跋尾

(三) 利津李氏書畫鑑影朱文公墓志鐘山起居三帖跋尾

(四) 平湖葛氏愛日吟廬書畫續錄朱文公春雨帖跋尾

(五) 明程資刻本朱程問答三卷跋尾

(六) 紫陽書院志本朱子年譜跋尾

(七) 程氏遺書第十七卷跋尾

(八) 明道先生定性書年代考證

(九) 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年代考證

（十一）崇文集傳刊考

（十二）易本義九圖辨偽申寶應玉氏說

（十三）通志堂經解本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跋尾

其昌早嘗有志撰宋元以後之哲學史，然感覺有一基本的先決條件，即必須將宋元以來之重要哲學史料先加以精密的考定。否則捕風捉影，高談玄虛，一若倭邦坊間所傳之「中國哲學史」等，將貽後世通人以「瞽說」「枵談」之糾焉。此十二篇，皆從未刊行之稿，乃於十五年內陸續所作；最遠者，作於中華民國十四年浙江桐鄉。最近者，作於二十九年四川嘉定，其中一篇作於武昌珞珈山，今稿存漢口暫缺。其他已刻行者，尚有多篇，皆不與。宋海內外方聞通碩，仍懇賜教正，願不因板蕩而荒學殖，則不獨其昌之私幸也。

### 嘉興沈氏日本長尾氏所藏朱子論語注稿三種跋尾

朱子論語集注考草，今尚存於天壤間者，據余所知，散爲三部！合計手蹟二百一十四行，

又門人所繕，而朱子所乙改者二十行，都二百三十四行，約存全書二十分之一。（其珂羅版印本，予皆得之。）凡子罕篇十六行，自「自衛反魯章」注「故歸而正之」語而正之字起，至「未見好德章」注「使孔子爲次乘」句止；舊藏歙縣程蕙江，後歸鮑少筠。（名未詳）朱九丹（又名玖）今歸日本長尾雨山，（長尾楳太郎日本讚岐人，號雨山。又名長尾甲。）此一種也。又顏淵篇中析爲二：前段四十八行，（門人繕錄二十行，朱子手續二十八行。自「顏淵問仁章請問其節目」注「目錄目也」說起，至「司馬牛問君子章不憂不懼節」注「而忽之」語止；初藏大興翁覃谿，（方綱，有手跋）後歸歸安吳平齋，（雲，亦有跋，其昌按吳氏兩疊軒又曾尊藏朱子周易本義草稿六十行，見羅叔言跋尾，今不知在何許？此據先師靜庵王先生手跋。）後又入武原張氏（此亦據先師王先生跋。）此又一種也。（今此段不知尙在武原張氏？抑亦已歸入嘉興沈氏？未詳。）後段一百七十行，緊接前段繼以「晁氏曰」起，至章盡止。但中缺一頁，自「子貢問政章『民無信不立』」句注引「程子曰而以死守之」以字起，至「哀公問有若章」「盍徹乎節」注「欲公節用事厚民

也」欲上一字止。所以知其適爲一頁者，因此一段佔宋刊淳祐大字本集注二十五行不足，而淳祐大字本往往二十三行，相當於注稿之一頁十二行也。舊藏吳中某氏，未詳。據翁跋吳中曾有石本。（今爲嘉興沈寐叟（曾植）海日樓祕寶；（寐叟在時，不肯語人，此乃沈氏塔僚吾友王瓊仲語子。）此又一種也。據翁跋云：「石刻謂是明文恪鑿舊物，凡上下二冊，上册爲先進篇」云云；今不見先進篇，而反有出於徽郡之子罕篇，知朱子論語注稿，人間珍襲者尙多；卽先進篇恐亦尙在天壤，第一時不獲踪跡耳。（其四十八行本前有朱子深衣燕居造象一尊；據王澍跋所見易本義殘稿卷端有朱子象。而此四十八行，與易本義稿同時東入吳氏二百蘭亭齋插架，疑在吳雲家時，爲人移裝於此編也。）

按朱子之於論語，真可謂靖獻其身心之整體，而畢竭其生命之極限者矣。考其工作之程序：則初成合編。因合編而成要義及訓蒙口義。因要義而成精義。因精義而成集義。（一名仍作要義。）因集義而成集注及或問。（集注爲最終之稿。）言其各書之內質：則合編偏探古今諸儒之說。要義，獨取程氏及其門人等十一家之說。（此據要義序，王白田年譜考

異則謂要義較精義殊爲粗略。訓蒙口義，則編合注疏及陸氏釋文而成。精義，乃約攝要義而加精之。集義，則取精義而增入毗陵周氏（平先）之說。集注，則又約攝精義而益加精焉；而或問又所以自爲疏也。詳其撰述之年月：則合編起稿於十餘歲時，而成於二十四歲之夏。（以上詳見其昌所作朱子著述考佚書考）要義及訓蒙口義起稿於二十四歲，而成於二十四歲之冬。精義起稿於三十四歲，而成於四十三歲之春。注義起稿於四十四歲，而成於四十八歲之夏。集義則修定於五十一歲。其於集注也，則一修於五十四歲，再修於六十一歲，三修於六十七歲，四修於六十八歲以後。（此皆有文字明白可據者，其實隨時修改，無時或間也。）距其卒也，不過一二年耳。（以上詳見其昌所作朱子傳經史略）今證以此注稿手蹟塗乙之繁密，足以見當時商略揚榷之難苦矣。

試取淳祐大字本與此注稿相離校，則有數義可陳述焉：其一顏淵篇（十四頁六行）原稿云「下文又詳言之也」，既乙「之也」易「如此」；而最後仍作「又詳言之」。（又四頁四行）「而泛以仁之大概語之」，最後作「爲仁」。（七頁四行）「必不得已而去」，稿本無

「釋」，而最後增音釋云「去」上聲，下同」。(八頁十行)「然世不究其本」，最後作「後世」。(十三頁二行)「民亦恥而不竊」，最後作「知恥」。(十四頁八行)「好去聲」，最後作「好」下，皆去聲」。(十五頁一行)「而專務求名」，最後作「求名者」。(又四行引程子語)「今之學者大抵爲名與爲利」(二句)最後作「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析成三句。)皆可以證此稿所改定者，仍非定稿，其後愈改愈密，此稿或尙在丁酉四十八歲以前也。其二：(二頁十行引程子語)「則說出門如見大賓」，淳祐刊本(下簡稱宋刊)作「只說」。(四頁十二行)「而忽之」，宋刊作「而忽之也」。(六頁十一行)「致丁寧之意」，宋刊作「以致」。(十一頁五行)「而并記此」，宋刊無「而」字。(又十二行)以見聖人之不以聽訟爲難」宋刊無「之」字。(二頁十四行)「故告之如此」，宋刊作「以此」。(十八頁八行)「然以義合也」，宋刊作「者也」。」若此者，雖難確言其互異之短長，而區區薄帙，異文多至如此。亦足證改繕之懇勤矣。其三：(四頁十行)「省」上聲，疾音救。」今宋刊無之。(凡以後刊本均同。)又(五頁



三行）（四）宜讀爲無，（五）又十九行（六）與如字（七）兼刊並無。（八）六頁五行（九）國廣如實（十）主審  
刊作（十一）廣蘇路反。（十二）十三頁七行（十三）馬音煙（十四）宋刊作（十五）焉於處反。其昌昔據朱子佚  
書考（十六）知朱子尙著有四書音訓（十七）故真文忠公集曾有跋云（十八）（十九）至於音訓（二十）亦必反覆訂正而  
後已。（二十一）此足以證反覆訂正音訓之實矣。（二十二）疑音訓之書（二十三）即充擴此類附於經下注前之音釋而  
成也。（二十四）其四（二十五）可以訂正自宋刊以後謬誤之最大者（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而改三家之政。（二十九）余  
淳祐本尙已誤作（三十）「三家之候」他刊無責。積誤垂七百年，而人熟視無覩，不見原稿，以孰  
能正之。盡同此例，（三十一）可爲寒心（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益令人惋悼其少矣。（三十五）（三十六）其他筆誤者，（三十七）若八頁  
十二行（三十八）而不爲迂矣（三十九）矣乃乎之誤。十六頁六行（四十）能辨之如早（四十一）（四十二）如乃爲之誤。十八  
頁三行（四十三）有猶未知（四十四）有乃而之誤筆。奪者（四十五）若十六頁三行（四十六）故告之（四十七）下奪（四十八）以此  
三字。又十行（四十九）而不知所擇之（五十）知下奪（五十一）有字（五十二）顛倒者（五十三）若十頁十一行（五十四）而不知求反  
其所以然。（五十五）應作（五十六）反求。（五十七）十三頁十行（五十八）豈爲入之上者語哉，（五十九）應作（六十）入上者之語  
哉。（六十一）十八頁一行（六十二）不欲獨聞其說，（六十三）應作（六十四）不獨欲聞。（六十五）此皆偶誤，（六十六）無關宏旨，（六十七）此故

不及矣。○書與世間。○昔我宋于西二書時本書之釋。○限因六年平昔。○

黃帝和云。○類知。○中華民國十六年仲冬之望，雪夜深更，燈闌傳燭，讀賦白檠青，

善讀書。○黃帝和云。○冰隕如籟。○海寧吳其昌記於北京清華園一院。○

二書又按元張洪濟泉朱子讀書法（重論文齋精鈔本）云：『黃勉齋著論語通釋，至一吾之

一於人也誰毀誰譽章，』而曰：『先師之用意於集注一書，愚嘗親見之。』一字未安，一

終語未順，覃思靜慮，更易不止；或一二日而未已，夜坐或至二四更。如此章乃親見其

更改之勞，對坐至四鼓，先生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目未交睫，復見遣小

吏持版牌，改數字以見示；則是退而未寢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

又朱子語類（卷一百四）王過記云：『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

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又語類（一百十六）曾

祖道丁巳所記者（朱子六十八歲）亦云：『某所解論語，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

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觀於此，則吾儕小子羣居終日，无所用心，與夫誹薄

先賢，妄自侈大者，其將何地以容此身耶！予故特連類而表出之，以警誇罔，且以自檢焉。越三日，又記。于六十八歲。亦云。

朱文公文集丙戌答張欽夫論未發二書跋尾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丙戌，答張欽夫二書。其前書，朱子自注云：『此書非是！

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其後書，朱子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

錄，（按謂程氏遺書）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按：朱子自斥此二書如此，惜所謂

『後自有辨說』者，其文不傳，不克考見朱子所自辨者，其語云何？而以其昌考之，則此

二書所言，與佛經中釋摩訶衍論，義旨全合。（釋摩訶衍論，此云大乘起信論。舊傳馬鳴

菩薩造，真諦三藏譯。然此書決爲脂那撰述。日人望月信亨及飲冰師等，考之已詳。又陳

寅恪師云，陳時實又難陀譯起信論其序中於梵文依真諦親之名亦不能辨，亦見作僞者之學

淺。此書與楞嚴俱僞。）若非朱子此二書即本書之釋摩訶衍論，則亦因朱子平昔受彼論暗

示已深，故不自覺其出語不越彼之疇範也。但朱學究係承接伊洛程學而來，故不論如何相同，而終於最後一點，與彼論有根本之對立。故其後卒自動深疾此二書也。今試將此二者思想之系統與方法，比較而推論之。

此書所謂「未發」，即彼論所謂「本覺」。此二書所謂「已發」，即彼論所謂「染相」。此二書所謂「物欲」，即彼論所謂「無明」。此二書所謂「無聞」，即彼論所謂「不滅」。此二書所謂「不滅」，即彼論所謂「已發」。此二書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此言因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能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此言因物欲交來，因感動不斷，然其本體，初未嘗動。彼論云：「依「阿梨耶」識，（按「阿梨耶」，華義爲藏。）有「無明」不覺而起，起念相續，故說爲「意」。此「意」，復有五種……五者各相續識，以念相應不斷故，住持過去無量世等善惡之業，令不失故。復能成熟現在未來苦樂等報，無差違故」。又云：「是心從已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爲「無明」所染，有其「染心」。雖有「染心」，而常恆不變。是故此義唯佛能知。」

又云：「所謂心性，常無念故，名爲不變。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念起，名爲「無明」。……」是亦言因「無明」而「染識」相續，而真知本覺，常恆不變。其體合一也。

此前書云：「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變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而彼論

云：「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淨淨故；此義云何？以一切「心」

「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

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溼性不

變故。如是衆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儼無形相，不

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此俱言本性不

息不變，雖隨「物欲」「無明」而蕩動，而終不能有損壞於本性。其體合一也。此後書

云：「蓋「性」（約指本覺）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

耳。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

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而彼論曰：「問曰：若心滅者，云何相續？答曰：所言滅者，惟「心相」滅，（「心相」即朱子所謂「心之用」。）非「心體」滅。（「心體」即朱子所謂「未行乎用之性」。）如風依水有動相，若水滅者，則風相斷絕，無所依止。以水不滅，風相相續；唯風滅，故動相隨滅，非是水滅。「無明」亦爾，依「心體」而動，若「心體」滅，則衆生斷絕，（此猶朱子所謂「生物有盡處」。）無所依止。以「體」不滅，「心體」得相續，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智」滅。」此俱言若無「心相」，則「性體」（或「心體」）亦無所依托而表見。然「心相」有滅時，「性體」則亙古流行，不息不滅。朱子之「性體」，即彼論之「心體」。彼論之「相」，即朱子之「用」。以今語釋之，則「動態」也。（其體合三也。此前三書曰：『程子曰：「未發之前，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其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言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此言未發之「性」，即當於已發之「心」上驗之。而彼論亦云：「所謂無量功德之相，（此

約等於朱子之大本與良心。常無斷絕，隨衆生根，自然相應，種種而見，得利益故。其響合回也。此後書云：「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一物，可指而名之哉？」而彼論亦曰：「是故一切衆生，不名爲『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此從真諦本。北周實叉難陀本云：「是故一切衆生，不名爲覺，以無始來，恆有無明妄念相續，未曾離故。」語較明晰。）此在釋摩訶衍雖斥指凡夫衆生，而在朱子乃泛指一切，語兼賢佞，而其狀心念之相續無間。則其揆一也。其響合五也。此前言云：「幾微之間，一有『覺』焉，則又變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而彼論亦云：「如凡夫人，覺知前念起惡故，能止後念，令其不起，雖復名『覺』，（按此『覺』字，與朱子『一有覺焉』之『覺』字，名實俱同。）卽是不覺故。」此朱子言當其「未發」，則并「已發」，「未發」，皆不能知。略一覺其此時「未發」，則此幾微之「覺」，便是「已發」。彼論言「前念」已去，略一「動念」以制止「後念」，則此略一「動念」，便是「後念」。其主旨方式全同。（朱子之「未發」，

約等於彼論後念未起之時。其齊合六也。若再從兩者立論根據之點而觀之，朱子前書云：「……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而彼論亦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明「本覺」。此亦可爲其昌前說朱子所謂「未發」，即彼論所謂「本覺」之明證，其應合七也。此不過舉其文之可對稱者，而兩方立說之根據，與衍說之理論，皆歷歷相類似。蓋根株同而枝葉自肖，固不待舉舉而枚證之也。

朱子此二書，皆作於乾道二年（一一六六）丙戌，時年三十七歲。此據王懋竑氏所考定。今按王考是也。說在別簡。正朱子於佛學浸郁方濃，而未挈然舍去時也。語類包揚錄云：「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則此二書，決受釋摩訶衍論影響無疑。（按以文集中和舊說序考之，朱子自述此種思想，乃因讀程氏遺書而自見得者。然以思想之系統考之，明出於釋摩訶衍而不出於程氏遺書。或朱子昔曾擊



讀彼論。下意識已受有根種，而不自覺耳。要亦非明襲彼論也。惟與彼論十九皆同，而有最後不同者一焉，則立論之目的也。朱子書云：『因事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是其最後究竟，要在「達用」。而彼論乃云：『爲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衆生正解不謬故』。是其最後究竟，仍在「明體」。此其太異之點也。故其後漸覺立說之盡誤，而自斥爲乖戾。至後，而相距之角度亦愈大。朱學與禪學遂如冰炭之不相容矣。夫宋儒理學，原自禪學中衍變而來，此豈能爲理學諱。（我儕今日，亦決不能如清代某種學派斥佛學爲大逆不道者之隘量。）而理學實較禪學爲切合於實際之人生，（尤以伊川與考亭爲甚）則亦非爲理學譽。因儒家之旨趣，爲入世，爲修治；與釋家之旨趣，爲出世，爲解脫者，根本原已不同也。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日，更殘燈掩，秋靜如水，海寧吳其昌記於天津飲冰

室侍席。

利津李氏書畫鑑影朱文公墓志鍾山起居三帖跋尾

利津李氏書畫鑑影（同治辛未家刊本）卷三，著錄朱文公三帖。一，辭撰墓志帖。（李氏原注云：草書十八行。）一，論修綱目帖。（即鍾山帖。李氏原注云：行書十五行。）一，致問起居帖。（李氏原注云：草書七行。又云：紙本，高一尺四寸七分，長一尺四寸。凡三紙。字徑一寸內外。）除鍾山一帖，又見於明江蘇鐵網珊瑚書錄卷七，及清永魯式古堂書考彙卷十四外，餘二帖，各家咸未著錄，惟賴李氏此書而蘊傳，誠可珍已。汪氏書及卞氏書於鍾山帖後，附錄元明以來龔璠郭畀蘇希則吳均楊溥金幼孜楊榮等七跋。（皆錄全文。）李氏書於三帖後，附存龔璠畀楊士奇馬鐸陳用憲義張洪王直望周孟倫繼查士標等十一跋節略。（但記首尾一二語。）從各跋而細繹之，乃知此三帖前後合而漸散，散而復合，已經數四變化矣。蓋此三帖，原爲朱子致一家之書。入元後，轉輾流入京口郭氏。其後又歸于何氏。皆三帖相聯屬，未嘗散失。至明宣德夏間，而起居一帖，忽遭

散佚。至崇禎，而墓志一帖，又忽離去，於是僅存鍾山一帖，自汪氏以後，直至清康熙間，若卞氏所見者，皆只鍾山一帖而已。稍後，乃爲不知何人所覓得集合，遞傳至同治時，歸入李佐賢手，始完備著錄以傳世。此墓志起居二帖之不亡，蓋一問耳。凡此曲折，均可於跋語中得之。吳均跋略云：『右徽國文正公（按「正」字係筆誤）考亭夫子手帖。一以辭撰墓志，一以致問起居，而一以編輯通鑑綱目義例得失，取正於人。皆手書。』  
義跋略云：『右朱夫子晦庵先生手書，凡三帖。蓋京口郝昇天錫家珍藏故物也。今爲其外孫何彥澄得之』。金幼孜跋則云：『此卷手書凡三：一、前所云，一書則折簡道平安。（按卽起居帖。）京口何彥激寶藏之』。郭跋不署時，但跋中有『延祐改元』語，知在元仁宗延祐初年。蹇跋亦不署時。吳跋則署『永樂庚子仲春』。金跋自署『宣德四年己酉四月』。是可知此三帖，自宋經元迄明，至早至宣德四年四月間，尙未散離之證也。楊榮跋略云：『右朱夫子晦庵先生手書二通。觀其於撰述張魏公誌銘，與他書所載不同，不免悔之。至其所修通鑑綱目，十年而後成，然汲汲尙欲求正於人。則知前賢於爲文及著書二

事，其不敢忽如此」。下自署「宣德四年己酉七月」。與金幼孜跋相差僅三月，而僅存「手書二通」。（墓志帖鐘山帖）矣。此宣德夏間，散去起居一帖之證也。汪氏鐵珊瑚網成書於崇禎時，而祇存鐘山一帖，是至崇禎時，又散去墓志一帖之證也。書畫彙考亦僅載鐘山一帖，是至康熙時，三帖離散尚未歸復之證也。然此後不說爲何人所覓得，幸而復合。查梅壑以見，似已有三帖。經李竹朋刊入書畫鑑影，而世始得窺全豹。然瀕於危者數矣！至其所與之人，經其昌反覆考定，鐘山起居一帖當題云：「答李參仲」。而墓志一帖，當題云：「答李季子」。所以確知而不疑者，考晦庵先生集有跋李參仲行狀（卷八十三）略云：「鐘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扎，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謁予建溪之上，而以銘墓爲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爲同縣人。紹興庚午歲，予以二」餘，（按朱子年二十一）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乃獲識公。中年復歸而再見公，而公已營鐘山所住，爲將老焉之計矣。渠深沼清，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按卽朱子表弟程洵）徜徉其間。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公之諸子，以不朽爲托，受其狀而

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盡季子之意。下署『慶元元年十一月』（按朱子六十六歲）與此三帖所敘述之事實，若合符節。又程洵所著尊德性齋小集（知不足叢書第三十集本）卷三，有鐘山先生行狀，亦可爲此三帖之疏證。跋文既云『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則朱子與李繪往來簡札亦繁，似尚不止此鐘山起居二通也，鐘山帖云『竊聞卜築鐘山，以便親養，去囂塵而就清曠』；與行狀跋文鋪敘李氏所營鐘山之景，相互映照。又與程洵所作行狀『築室山間，爲隱居計，名其山曰鍾山，榜其室曰中林』者密合。證一。行狀跋文云：『公營鍾山，爲將老之計』。而帖亦云：『非獨爲避衰計也。』語又呼應。證二。墓志帖云：『伏蒙督過，願實衰病，不堪思慮』。又云：『切望貸此餘生，毋勞竭其精神，以速就於溘然之地』。而行狀跋文云：『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所述病苦相符。證三。帖又云：『若無性命之憂，則豈敢有所愛於先世恩契之門如此哉』。是朱子與李氏，原有世氏親故之誼。行狀跋文亦云：『歸故鄉拜宗族姻黨，乃獲識公』。是李繪確爲朱子姻黨中

之一人。考之程洵所作行狀，則述李縉「娶同郡朱氏」。當爲朱子故鄉之遠族。證四。惟因朱李爲先世姻黨，斯起居帖所道間者，乃遍及於「台眷中外，賢郎昆仲」矣。證五。據程洵所作行狀云：「有子男三人：汝極，季扎，叔羽」。季扎卽滄洲弟子藉中之李季子。縉有三子，宜起居帖有「賢郎昆仲」之語矣。證六。朱子於通鑑綱目，實起稿於乾道三年丁亥，（時年三十八歲。）因至長沙訪馮欽夫，因得於胡文定公（安國）家中，觀公所著通鑑舉要補遺手稿，因而感激起草。至八年壬辰，（時年四十三歲）兩序之。今鍾山帖乃有「通鑑綱目十年前草創，今夏再修」之語；再考朱子年譜：「淳熙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至六月初乃歸。此卽行狀跋文中所云「中年復歸而再見公」也。自丁酉至丙申，適爲十年。帖中所述，與跋文及年譜所載，歲月時日，樁合無間。證七。再，鍾山帖云：「所恨未獲一登斯堂」，知此帖又必作於丙申三月以前。因若在三月後，則已「與允夫徜徉其間」矣。但帖中又有「綱目今夏再修」之語，則更進一步，可以確實考定鍾山實乃作於乙未之冬末也。委曲隱微，漸可瞭然。證八。猶有更佳之證焉，

考朱子年譜：淳熙十六年五月起，（六十歲）朱子之階秩爲『朝散郎』。紹熙二年三月，（六十二歲）『復除祕閣修撰』。直至紹熙四年十二月，始『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五年五月，始到任。五年十月，始進秩爲『朝請郎，賜紫金魚袋』。爵爲『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則在紹熙二年至四年十二月以前。朱子之職銜，乃爲『朝散郎，祕閣修撰』也。今按程洵所撰行狀，則李繪卒於紹熙四年八月。其子季扎請朱子撰志，自當在紹熙四年八月後，十二月前。今辭撰墓志帖之結銜，正作『朝散郎，祕閣修撰』。文之密合，不減符印。證九。且亦可更進一步，知墓志帖之必爲答李季子，而其年月決定在紹熙四年八至十二月間矣。十二月後，荆湖安撫之命既下，朱子一辭再辭，求丐祠官。今墓志帖云。『况今祠官，萬一不遂，則又將有王事之勞』。可以彼此轉注。十證。紹熙四年，季扎以書請志，既已覆書辭撰。越二年，至慶元元年，季扎喪制既終，乃親謁於建溪而請，因爲之作行狀跋文，以塞其悲。故跋文下署『慶元元年』。前後事實連貫。證十一。墓志帖中，又指『元臣故老，動關國政』爲辭。按『元臣』，乃指趙忠簡（鼎）行

狀而言。「故老」，當即以李鏞李繪父子。據程洵所撰行狀：「父鏞，始遊太學，知名建炎初」。考南北宋之交。凡太學生，皆「動關國政」，而知名者尤甚。（詳其昌所作宋太學生于政運動考。）繪亦遍師南渡華胄呂和問呂廣問（均呂夷簡曾孫）之門。又嘗師祁寬。（尹之高弟。）則亦南朝野史苑中之人物也。證十二。

綜上所考，則此三帖，原爲婺源季氏子孫傳家之珍，甚爲彰著明白。故得集聚不散。乃其後忽聯翩轉入於京口郭氏者，疑元季吳郡干文傳知婺源所得？（干氏爲元代江南知名文士。甚敬朱子，知婺源時，曾修其文公家廟。而性又愛藏金石書畫，今宋刊嘯堂集古錄，亦干氏舊藏，卷後尙存其手跋。）後又由吳會以入京口，其道甚近。郭天錫亦以搜藏法書珍繪爲嗜者，因以實其篋。（郭氏蓋亦元代能畫士夫之一。今故宮博物院，尙藏有郭昇雪竹手卷。）然此乃出於假定之推論，尙非有何等佐證也。

又尙有他義可資旁證者：語類（卷一百三十一）林枏錄云：「聞趙忠簡公行狀，他家子弟，欲屬筆于先生，先生不許。莫不以爲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曰：這般文字利害！若



有不實，朝廷或來索取，則爲不便。如某向作張魏公行狀，亦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做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應處。故於這般文字，不敢輕易下筆。此記與墓志帖中所述，文雖異而事悉同。自當出於一時。語類總目中各弟子所記，皆有年時詳表。獨林旻，表中不詳年時，而所記甚多，且頗有要語。此於考朱子進德之序，亦一遺憾。今既考得墓志帖作於紹熙四年冬間，則語類林旻所錄之年月，亦可連類而揆度矣。此又因考證三帖而獲得之餘義，不特自述編撰綱目之經過，可補王氏朱子年譜關於此節史料之乏而已也。（朱子自述編撰各書之經過，白田先生所修年譜，採之甚詳。獨於綱目最略，則以材料本少故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微雨新霽，小桃初謝，海寧吳其昌記

於川南嘉定轟炸剩餘之小樓。

愛日吟廬書畫續錄朱公春雨帖跋尾

平湖葛嗣涉愛日吟廬書畫續錄（民國癸丑平湖葛氏家刊本）卷一，朱熹張栻劄子合卷，著

錄朱文公與人帖。首云：「喜竊以春雨復寒，伏惟知府經略殿撰侍郎來，闔制威嚴！」云云，中有「桂人蔣令，過門相訪，云當（原本誤作堂今正）上疏論廣西鹽法，見其副封，甚有本末。渠歸必請見，因附以此」。云云，末有「未有侍教之日」語，下署「二月十七日，宣教郎，直徽猷閣，朱喜劄子」。帖中論及大學格物之說，頗爲重要，而朱子文集續集別集，並皆失之，惟賴葛氏著錄以傳。（前此之金石書畫典籍，均未著錄。）甚爲有功。惟葛嗣宋所自爲之跋語，則確非是。葛氏據上款結銜，直斷此帖謂爲「與張南軒」，蓋謬誤甚矣。南宋名臣，若曾開李椿張孝祥張栻，其結銜皆得爲「知府經略殿撰侍郎」，蓋不獨南軒一人爲然，而貿然徑指爲南軒，其謬誤二。南軒與朱子爲友，且較朱子後生三年，朱子與之書，豈得云「丈」，云「侍教乎」？今文集「與張欽夫」書多矣，曷嘗有此類之稱乎？其謬誤二。下款署「宣教郎，直徽猷閣」，以王白田朱子年譜考之，淳熙九年八月，朱子五十三歲，始以浙東賑濟勤勞，除「直徽猷閣」，再辭不受。至十一月始受。此時距南軒之沒，已三年矣。（南軒卒於淳熙七年，朱子年五十一。）其謬誤三。

最後一端，紕謬尤大，此無可爭之事實也。

然則此帖果與何人乎？若「與張安國（孝祥）乎？則於湖亦爲朱子之友，仍不當稱「丈」稱「侍」。若「與曾天游」開乎？則乃游鴈山（醉）之弟子，朱子已不及見矣。故反覆考之，而知此帖乃「與李壽翁」（椿）者也。此一有三點可證：其一，以朱子所撰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志銘（文集卷九十四）考之，李卒於淳熙十年十一月旦日，年七十有三。長於朱子者十有九歲。（朱子知南唐軍在道，曾至其家謁之。）宜朱子稱之爲「丈」，而自謙云「侍」也。其證一。以宋史李椿傳（卷三百八十九）及朱子所撰墓志銘考之，椿除吏部侍郎，以病請祠：不許，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後又起爲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越二年而遂卒。與上款結銜，所謂「知府經略（卽安撫使）殿撰侍郎」者，無一不合。且此項結銜，乃李氏淳熙八年後之履歷，而朱子此帖，乃在淳熙十年二月間。尤爲符合。其證二。且椿少時，宋史本傳稱其「召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改法焉」。是李氏爲擊熟廣西鹽法之專家，在當時定有盛名。至因其說而改國家之成法。

其權威可見。故桂人蔣令，欲上疏論廣西鹽法，而求見之，請教益也。其證三。

朱子手蹟，散遺人間，在金時，元裕之已有『晦翁詩掛酒家牆』（見遺山先生集卷十三。）之嘆；若此帖者，有闕朱子學問，最足爲補訂紫陽年譜之資。而翁壽學行，於焉可考，亦當在「滄洲同調」之列。而三集未載，寧不可慨！蓋隱晦已七百餘年，今始賴葛年刊布以傳。雖誦沈吟，鄭重箋考，恨不得起白田謝山二老於九原而質正之也。中華民國十七年仲秋，爽籟瀟瀟，蟲聲如雨，海寧吳其昌記於天津南開大學百樹邨一號廬華鐙下。

### 紫陽書院志本朱子年譜跋尾

王白田（懋茲）先生作朱子年譜，深惜宋李果齋（方子）原本紫陽年譜，不可復得也（按考之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經籍考則李方子撰紫陽年譜三卷，原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但今宋本朱集具存，而所附年譜獨佚。可異也。）而世所傳者，皆爲明李古沖（默）竄亂之本。白田於是，蓋嘗三嘆息焉，見年譜考異，及白田草堂存稿。今按：李果齋原本

年譜，誠已不復可見。而欲得其近似者，未爲宋古冲所竄亂者（雖亦有一處據古冲本改原本，而仍注明，不紊亂。）之朱子年譜，則偏考羣書，惟有紫陽通志所著錄之朱子年譜而已。請得而言其詳：乾道三年八月，訪張敬夫于潭州。李古冲本年譜云：『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書院本年譜則云：『留長沙再閱月，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有南嶽唱酬集』而無『范念德侍行……』云云二十四字。則此二十四字，決爲李古冲橫插而入，以腹謗朱子者。（王白田考異，亦已疑其本無此事。而未見書院本年譜也。）此顯可證書院本爲未經竄亂之本矣。又，乾道八年壬辰，論孟精義成。按此書，凡三易名，其次序本末，原委隱曲，自王深寧（應麟）馬貴與（端臨）程畏庵（端禮）洪去蕪（瑛）王白田以來，無一人能的知其實者。其昌曾反覆詳考，費數千言，始推定，此書初刊建陽本，原名要義。再刊南康本，改名精義。最後補入昆陵周氏（孚先）之說，又更名集義。（詳見朱子著述考佚書考卷二）時尚未見書院本年譜也。今書院本年譜云：『初名要義，後改今名，（按

即上文「論孟精義成」之精義。最後更名集義。語簡而明，絲豪不謬，然則是等處竟尙爲果齋原本，不然何能如此簡而稿也。又慶元二年，書院本年譜有二條云：「九月，歸婺源省墓，講學于郡城天寧山房」。而其下自注云：「是條，原本未載，今補書」。按「天寧寺會講」公案，本爲徽歙間一種流行之妄說。而在明中葉以後，風靡天下，人人咸信其稿有此會講公案，與鵝湖會話公案針鋒相對。此正陋妄淺人，左朱祖陸者，誣傳此說，以彌縫鵝湖之會朱陸異同之遺憾。其方法，仍不過竊用陽明晚年定論之故智，而尤加拙焉。然明季不喜讀書，故習焉不覺，闕然盲和。直至清江慎修（永）始作天寧寺會講辨，博搜詳徵，乃證明此事，根本爲无是子虛之幻托。（詳見婺源縣志本及單刊本江永著朱子世家後附錄。）而此注云：「原本未載，今補」。則書院本年譜凡不注明「原無今補」字者，皆爲一仍原本之真。而其原本之未經李古冲所竄亂，亦易明矣。又，淳熙六年，陸子壽來訪一事，王白田年譜考異云：「李（古冲）本附載「候命鉛山下」。今書院志本年譜「候命鉛山」下，無陸子壽來訪」事。蓋梭山（陸九齡）此次之訪朱子，知者甚鮮。惟語類余

大雅錄有云：「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于鉛山觀音寺。」李古冲本，即據是以補入者。李默爲陸王之學，故于梭山行止，考覈自詳。若李果齋修譜時，則余正叔所記語錄，尙未行世，故不可得而知也。而今書院本年譜無之，此決非漏脫或刪削，而必別有所本也。凡此數端，雖無堅證，而其消息則頗足以資推勘。其他瑣雜，不悉言，言其大者。今王白田譜既行，日月出而燭火盡熄，羣譜咸廢，傳世日稀。即欲求李古冲改竄之本，亦卒不能輕得。而此譜乃竟能存嘉靖以前未改竄時之梗概，（李默本成于嘉靖三十一年。）即非果齋原本之容貌，亦庶幾虎賁中郎之彷彿矣。中華民國十六年重陽海寧吳其昌記于天津學樂齋侍席（洪去蕪本年譜今藏北平輔仁大學。容肇祖氏有長跋）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卷跋尾

朱子所編集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卷，不知何人所記，亦不詳其年月。朱子目錄自注云：「此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已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成？或

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今按：此篇年月，當在元祐二年。（一〇八七）記者，或出于左史，（劉安節）或出于浮沚，（周行己）皆不可知。（或竟爲給諫敬亭等其餘浙東學者，亦非不能。）要之以左史爲近，而「關中學者」之說，則全非。此篇之時代明，而永嘉諸子受業伊川之時代亦明矣。

何以確知此篇之在元祐二年也？此有數端可推證。卷中有云：「春秋文字。待劉縯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此指伊川先生春秋傳命劉質夫起稿事而言。今以伊洛淵源錄劉博士墓志銘考之，劉氏卒于元祐二年六月，則是卷記時，當在元祐二年六月以前也。此其一。又卷中有云：「中庸却已成書」。今考陳忠肅公（璣）所傳程氏中庸解，實非伊川所撰真本，乃爲藍田季呂（呂大臨字與叔）之作。朱子語類（卷六十六）楊方記云：「向見劉致中（勉之）說：今世傳明道中庸解（按此「明道」字，又爲「伊川」字之偶誤。據元蜀入虞槃所作中庸解後跋，則在宋時此篇中庸解，又嘗刊在伊川先生大全集中。槃又云：明道先生不及爲書）其說是也。元祐二年，「明道新墳草已春」矣。是呂與叔初本。後



爲博士，演爲講義。先生又云：「尙恐今解是初著，後掇其要爲解也。」云云；要之，今傳本伊川中庸解爲呂與叔所作，是實。而伊川所自撰中庸解真未，乃反因誤戴而亡佚。是必與叔所作，適與伊川先生所作，同時成書，又值伊川先生成書後，不肯輕出以示人，乃能有此竄遺之誤傳。誤呂解爲程撰。而呂與叔即卒于元祐二年秋後者，則伊川先生中庸之書著成時，亦同在元祐二年可確知。今卷中乃有「中庸却已成書」之語；是此卷之年月明甚矣。此其二。又卷中有云：「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云：何不見責以盡禮」。按：伊川先生韋布自守，直至元祐元年，始通籍而仕。若在其前，無近貴之可接也。（按文彥博富弼呂公著司馬光韓維諸賢，伊川本已親密。范純仁兄弟，乃伊川之親戚。呂大防兄弟，又伊川之門人行。皆不在近貴之列。亦不在加禮之列）此其三。然則何以知其出于劉左史之手爲近也？按卷中有一條云：「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譽影」，今考上蔡語錄有一條云：「劉元承（劉安節之字）曰：誠意積于中者既厚，則寫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譽影」。此或謝氏得見左史所記此等語錄。或左

史既記此條于此卷，而又以語上蔡。故知此卷出于左史手爲最近之也。（上蔡語錄又云：「昔從伊川游者，多有語錄；二劉各錄得數冊」。今程氏遺書，惟存劉元承手編一卷。與「各錄得數冊」語殊不合。則此卷或卽左史所錄數冊之一也。或爲給諫（劉安上）所錄，事亦可能。）不然，屬之浮沚，亦非不可能。因永嘉諸子，最初謁見伊川，爲同時也。（可見朱子注所引或人二說，不爲無因。）今更攷浮沚受業時之年月，以宋史豐稷傳推之，則確在元祐二年。（此另有攷。）與此攷年月又符。則此卷之年月，與永嘉諸子受業時之年月，其大略皆可以賭矣。中華民國十六年初夏，煙月昏黃，露蛩亂鳴，海寧吳其昌記于北京清華園一院。

又按尹焞和靖語錄（吳其昌重輯四卷本）云：「劉絢解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輒曰：已令劉絢作之。一日，劉傳成，來呈。……」云云，而此卷乃有「春秋待劉絢文字到」之語，是其時劉傳尙未呈也。劉卒于元祐二年六月，則不特可確定此卷應在元祐二年六月以前。且可確定劉氏成書之年，卽在元祐二年其所卒之年也。越二十日，其昌

又記。

明道先生定性書年代考證

明道先生文集（卷）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論定性，自南軒及朱子以來，所簡稱爲「定性書」者，其立說之要旨，不特爲程伯子學說之根幹，舉一千餘年來凡明理學之「明道型」者，咸尸奉此書，以爲圭臬經典。故其作成之時代，不可以不詳也。朱子語類（卷九十）黃義剛記云「……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又語類（卷九十五）「定性書，在鄂縣作，年甚少」。此說均皆出于朱子也，遂無人復加以思慮與考辨，甚非朱子治學之態度也，婺源江慎修先生（永）淹博精深，一代大儒，但其作近思錄集注，引朱子此說，而不加辨正；或出于偶未思考歟。但其甚者，竟將朱子一時之誤說，貿然加以肯定諠傳，如李厚庵（光地）著榕村語錄云：「明道二十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到至

處，眞天授也。雷同盲和，當更爲朱子所不喜也。今按：定性書作于宋仁宗嘉祐三年戊戌。明道先生年二十七歲時。此斷然可確定者也。請陳下列八證以明之：一、以伊川先生文集（卷一）上谷郡君家傳攷之，二程子母侯夫人「於皇佑四年壬辰，終於江寧」。時伯子年二十一歲。此後二十二，二十三歲間，兄弟俱居優讀禮于江寧，至和元年，（明道二十三歲。）喪制既終，始侍大中公於徐州沛縣。是時二程子足跡未至京師，（汴京）無論關陝；與橫渠張子，并名氏亦未嘗互知。此一證也。以武澄所編張子年譜攷之：「嘉祐二年。張子三十八歲。至京師，舉進士，初見二程子」。所謂是也。呂大臨所作張子行狀云：「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伊洛淵源錄。及橫渠易說前附錄。）和靖語錄（吳其昌重輯本）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橫渠乃歸陝西」。（宋史張載本傳略同。）是嘉祐二年以前，程張從未晤言論學。而虎皮輟講以後，橫渠遂歸陝西矣。此二證也。嘉祐二年明道年二十

六歲。始至京師應試，（時歐陽修知貢舉）登章衡榜進士及第；（與張載張戩蘇軾曾鞏蘇轍朱光庭呂大鈞晁无咎呂惠卿蔣之奇王韶王回皆等同榜。）授鄂縣主簿。至三年，到鄂視事；是二十七歲矣。朱子謂「定性書在鄂縣作」是也。此三證也。游酢書明道先生行狀後云：「明誠夫子（按張子私諡。）虛心懇懇，如不及逮；先生至官，猶以書抵扈，（按卽鄂縣之同聲別稱。）以「定性未能不動」爲問，……可以明證定性書實作於鄂縣主簿視事之初矣。此四證也。故書末有云：「……素拙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此一段張侍講長沙刊本刪去，朱子力爭不得。此爲元時虞槃（虞集之父）譚善心得善本校補。）以「吏事」爲言，是在主簿任時。此五證也。明道文集游鄂山詩序云：「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又云：「五年二月，聞武車晁公來游鄂山。見約同往。……」又云「今到官幾二年矣」按在「五年二月」，而云「今到官幾二年矣」，是到官在嘉祐三年之明證。五年，爲二十九歲。三年，爲二十七歲，此六證也。據張子年譜行狀本傳及和靖語錄（均見上）等之所記，橫渠年三十八歲時，明道年二十六歲。及橫渠歸陝西

家書，而明道答之；是宜在二十六歲後。而爲二十七歲矣。此七證也。明清之人，亦有所見不誤者：如明朱衡道南源委大程子傳云：「二十六舉進士，除鄂縣主簿」。明時宋元典籍尚多，必有所本。又其昌初攷定性書年代時，尙未見清諸星杓池生春所合攞之二程年譜也。攷定後越一年餘，始於武林見池諸本二程年譜，諸星杓按亦云：「朱子語非，定性書作於二十七歲」。與予前所攷定，完全符合。蓋惟有事實之確定無可爭者，斯前人後人，各不相謀，而所攷無不合也。此八證也。

至於朱子所以致誤之由，今亦可得而尋也。朱子既知「定性書在鄂縣時作」矣，又何至誤認爲「二十三歲」時耶？以朱子先已誤認明道「二十及第」故也。因以爲作于及第後一二年，則其齒二十三矣。其所以誤認明道「二十及第」者，則以明道文集後附有朋友敘述四篇，中有門人劉立之敘述曰：「先生踰冠應試京師」；乃誤會此「踰冠」之語而誤也。不知「踰冠」乃冠後之通稱；二十七歲，固仍爲「踰冠」也。體朱子之本意，極其欲明定性書作時「年甚少」耳。此不足爲朱子病；後人不細讀書，但隨聲附和，斯可病

耳。中華民國十四年春，海寧吳其昌時寓林武。

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及上仁宗皇帝書年代考證

伊川先生文集顏子所好何學論，（卷）宋儒學案中最重要之法典也。應有明白正確知其時代之必要，今特而明之。文集原注云：『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先生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此當出文集編者先生子程端中手注。）朱子所撰伊川先生年譜（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本之云：『閒遊太學，時海陝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宋史道學傳本傳略同。）二者皆不明著年月。記明年月者，則爲朱手語類。而語類所記，又呈兩岐：一以爲十八歲作，一以爲二十歲作。語類（卷九十三）黃義剛記：『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又（卷三十）潘時舉記云：『好學論，是程子二十歲（一本作十八歲）時已做得這文。……』夷攷其實，則不幸此二說皆非也。在朱子一人而兩

二說，是朱子亦自覺其不能確定，故於撰伊川年譜時，寧闕疑不著年月之爲智也。今按好學論作於宋仁宗嘉祐元年丙申，伊川先生年二十四歲時，此斷然可決定者也。今試陳證例以說明之：皇佑四年，伊川先生二十歲時，春二月，丁母上谷郡君侯夫人憂于江寧；（見文集上谷郡君家傳）於是守制讀禮于江寧者三年。至至和元年，大中公知徐州沛縣，（攷證詳拙作明道程子年譜卷一）先生二十二歲，侍行；於是侍親于沛縣者又三年。嘉佑元年，先生二十四歲，大中公沛縣任滿，始遷洛陽，伊川文集大中公家傳云：「嘉祐初，公卜葬祖攷于伊川，始居河南」。文會是年秋，鄉貢進士取解，（見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選舉志。）先生兄弟同舉進士，始偕入京師。明道應禮部試。而先生轉入太學。（不應試）卽呈胡安定以是文，則知此文作二十四歲秋明甚。此一證也。皇祐元年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連破廣西州郡。（見宋史仁宗本紀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時先生兄弟侍親南歸，隴州而隴州陷，大中公家傳云：「代還在塗，而儂智高作亂，破隴州城。後守實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二年，先生兄弟侍親北歸。時先生年十八歲，乃在廣西隴州



赴江寧之道路中，不得有好學論之作。此二也。文集上谷郡君家傳云：「皇佑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于江寧」。是時先生年二十歲，春仲卽喪母，更不得入大學作論也。此三證也。又歐陽修居士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云：「皇佑中，驛召至京師，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復以疾辭。歲餘，爲國子監直講，適居太學。……」考皇佑五年，「皇祐中」爲三年，安定方至京而「復以疾辭」，又「歲餘，適居太學」。已在皇祐五年；伊川之歲，既已二十又一矣。此四證也。若伊川年十八歲時，則安定正在湖州府學；蓋據先生墓表，自慶曆四年至皇祐中，安定皆居于湖學也。不得更在太學試胄子。此五證也。更以呂本中所撰童蒙訓（當歸草堂叢書本）考之，童蒙訓云：「滎陽公（按呂希哲）年二十一時，（不知何人校云：「一本作十九」其昌按：作十九者，非也。下又有一條云：「滎陽公入太學時，年二十一歲」。可證。）正獻公（按呂公著）使入大學，在胡先生席下。與伊川先生鄰齋，伊川長滎陽公纔數歲，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師禮事之」。按，呂希哲年二十一時，而伊川長之數歲，是二十四也。（若二十或十八，則反在希哲年齒之

下矣。此六證也。龜山語錄（按此爲程氏外書卷十二所引之龜山語錄。今傳四卷本龜山語錄，無此條。）云：「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按希哲字）首師事之」。此說最近事實。蓋龜山既以高弟親炙於伊川者甚久，自然所述爲最得事之真象也。滎陽受學於伊川之年月明，而伊川始入太學之年月隨之明；而作好學論之年月，亦隨之定矣。此七證也。胡先生墓表又云：「嘉佑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以太常博士致仕」。似胡氏臥病即在嘉佑元二年。（致仕當在二三年。至四年六月，卒于杭州。）然二年伊川上仁宗皇帝書已有「職事」之語，伊川太學任職，既在好學論試後，則試論之年，宜在安定未病之「嘉佑元年」。此八證也。

好學論撰著之年月，明，與好學論有同等重要，且有相互牽涉關繫，彼此可以佐證時日之上仁宗皇帝書，自亦當連帶考證其年代。按文集（卷）上仁宗皇帝書原注云：「皇佑二年。」此注，亦當出于先生子程端中筆；至無率爾懷疑之餘地。故朱子據之，以修伊川年譜；一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

爲。不報」。宋史本傳，及其他各種傳記，略同。自宋以來，千餘年間，絕無異議。亦幾於不容異議也。（元明以後所謂理學家者，伊川晦翁所創導之「懷疑」「求真」之精神盡失，師之訓徒，務以愚民，徒之尊師，但知盲從。）至清末諸星杓編程子年譜，始考定此書實在嘉佑二年。而文集原注「皇佑二年」之「皇」字，實乃「嘉」字之譌文。此說既出，千載之幪，豁然發露。然積重難返，大信未昭，誠是誠碣，決然無疑。當其昌未見池諸本二程年譜時，亦已反覆詳考，定此萬言書爲嘉佑二年六月以後所上，見諸攷而信益堅，足見事實之不可易，故不必相謀而所考無不合也。今即以本文中材料爲根據，參攷舊書以印證，臆舉九證，以四證證明「嘉祐二年」之是，以五證反證「皇祐二年」之非。以竅實之。書中有云：「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旦遭遇聖祖，特加拔擢。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今攷宋史（卷百十）程羽傳云：「羽，公廩虞鄉醴泉新郤令，皆有政績。開寶中，選爲兩使判官。入對，太祖詢以時事，敷奏稱旨，擢著作。出知興州。踰年，改知興元府。……」二說相合。程羽爲虞鄉令時，自應在開寶

前蓋羽自太祖受禪時卽食宋祿矣。計自建隆元年至嘉佑二年，爲九十八年，故得簡稱「百年」。若在皇佑二年者，則只有九十二年，不得有「百年」之稱也。此一證也。書中又云：「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以文集大中公家傳考之，則程珣始以至和元年知徐州沛縣，明道伊川二子俱侍。嘉佑元年，任滿。二年，遷國子博士。三年，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先生獨侍。年月職任，曆歷可稽。爲「國子博士」之時甚短，正在嘉佑二年。此二證也。書中又云：「臣自職事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按皇佑二年，先生十八歲前，乃一退職州守家內未成人之童子耳，有何職業盡死之可言乎。此所云「職事」者，卽嘉佑元年好學論試後，胡安定處以太學之「學職」也。故上書宜在二年。此三證也。書中又云：「尙賴社稷之靈，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考宋史仁宗本紀：「嘉佑二年，六月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是爲西夏與宋開釁後稱順之始。書中所言，與時事密合。此四證也。此正面之證也。先生兄弟始於嘉佑元年，初登京師。其在嘉祐以前，皆隨親宦遊南方，遠至嶺嶠。其每年所在之地，悉有明文具譜。

見其昌所作二程子年譜。皇祐二年，伊川年十八歲時，正侍親自嶺表北歸，身在贛州以北江寧以南之塗中，未由伏闕上書。此反證一也。皇祐二年，大中公之職位爲「太子中舍，專遷殿中丞。」此著在家傳，非國子博士也。此反證二也。書中又有「臣觀京師緣邊：」之語，明明在嘉祐元年進京以後。二程子生於黃陂，長於江西及廣西，青年時居家於江寧，嘉祐以前，從未一見京師之情況也。此反證三也。書中又云：「不論陛下以今天下，安乎？危乎？治乎？亂乎？」此乃告君以「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是上書時必在天下表面稱治外觀甚安之日。然而皇祐二年，正儂智高略陷廣西，逆焰孔熾之時；直至皇祐五年而始討平，非「表觀稱治外觀甚安」之日也。且書中又云：「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尤與皇祐元年至五年間之國勢時事相乖違。可以知見其決不合矣。此反證四也。書中既述其時西夏稱順，然若在皇祐二年者，以宋史仁宗本紀考之，云：「皇祐元年三月，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國。二年三月，契丹遣使，以伐夏師還來告。」是其時契丹與西夏正酣戰，而宋與遼爲與國；夏無由稱順于宋也。此反證五也。凡此，皆足以證皇祐

一年說之悉謬。

一字之誤，疑滋千載。（諸星杓考正一「嘉」字，池生春許以「一字千金」，詢不謬也。然諸考殊簡賾。）若此書不考正而任其誤爲皇祐元年十八歲時，則必將有妄人根據書中「職事」之語卽以太學學職爲解，因而影響及于伊川初入太學之年，及顏子好學論撰成之年，皆可推連而胥誤爲十八歲時矣。則宋儒思想系統發生之程序皆紊，非小故也。且此書譏評仁宗之政治道德，與有宋一代之政治道德之根本觀念，乃以婦人之見，仁愛恩育極少數人爲惠政；而永不檢點腐敗所及，慘害虐殺數百千萬之大衆而無睹！（故書中詰問宋仁：殺人以政以刃，有以異乎？）北宋之具此見解者，范文正王荊公與先生三人爾。是其本書已極有攷正年代之價值；况又因此書而可以連類推定顏子好學論之年代乎。今二書幸而俱得稿鑿考證其年月，亦一快事，敬呈于朱子之靈而請正焉。中華民國十五年秋，海寧吳其昌記于北京清華園一院。

崇文集傳刊考

昌黎先生集卷一

宋史藝文志載崇文集十卷。按張子曾爲崇文院校書，故以名其集。此爲橫渠張子文集之原本。兩宋之收藏著錄家，若晁德昭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下逮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並同。但元明以來，淺人所改編之張子全書，既行，而崇文集十卷原本遂亡。張子遺文，僅存薄薄一卷，寥寥數篇！惟彼檢人，毒於酷吏，不能宏揚先哲遺文，而反因以毀殘棄滅。妄以「全書」欺人，而本來完全之書反遭不全！陽尊古賢，而實與古賢爲仇。事可惋惜，無過於此。清儒而言：書被妄刻，慘於秦火！其後又遇淺人相踵，安于寡陋，不思早時微尋，坐令日久漸盡。洵至今日，則雖通學碩聞，猶不能舉張集何名。爲書幾卷，平人蓋無責焉。豈此書宋時，蜀本浙本，一刊再刊，今雖畫無半頁數行之存，名已七八百年長埋，然元明以前，固嘗槧刊甚精，流傳甚廣且盛也。因鉤汲遺聞，重爲顯揚。既於煨燼之餘，重輯崇文集四卷，復於綴輯餘暇，作崇文集

傳刊者。考書（卷三十三）曰：此書有（卷三十三）者。其書在（卷三十三）中。其書在（卷三十三）中。其書在（卷三十三）中。

蜀刊本。乾道元年，玉山汪文定公（應辰）知成都府，邂逅張子曾孫，於其家得橫梁語錄及文集足本。一。呂頌公（區籍）然其書以（卷三十三）者。其書在（卷三十三）中。

本。宋史（卷三百八十七）汪應辰傳『：：（隆興）改元，知福州，在鎮二年。：：：會朝許與應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按此在『乾道元年』。按宋史本之于樓鑰所撰玉卮汪文定公行實。但今玫瑰集無此文。）

文定集（武英殿聚珍叢書本）卷十五與朱元晦（第十書）云：『別德寢久，邇在天未。按時汪在蜀，朱在閩，故云爾。』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宋見。又文集，亦多於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為審訂也。』蜀書。

汪初擬密朱子，後未果，遂屬其參議官沙縣羅宗約校刊于成都。（按羅博文宗約，李延平之弟子。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有羅宗約行狀。）蓋密擬本，其書在（卷三十三）中。

朱文公續集（卷五）答羅參議書云：『汪丈寄橫渠三書來，（三書，當即橫渠語錄及



文集，尙有一書無考。或竟是「二書」之誤文。又以下文攷之，則此所寄乃刊成時之  
誤本也。此爲校補甚多，勢須刊作一本乃佳。蓋補綴不好看也。大抵集中脫誤，盡  
在第二至第五卷中。只換卻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有一論邊事狀（按明徐必達  
本張子全書有涇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一文，疑卽此篇。）卻只於卷末添版，便得。

恐汪丈事多，請出爲點對，付之工人。此道旣寂寥，而先賢之子孫，亦復流落不  
振，自幕府之西，訪其書，卹其人，不遺餘力，此亦一時節因緣耶。（王懋竑氏注）  
此書云「乙酉」。按王注是也。乙酉爲乾道元年。刊成後，以寄朱子。朱子以別本校之，知其可以增補尙多。俱見上述。此卽所謂「蜀  
中本」或「川本」也。

浙刊本，越九年，呂成公（祖謙）於婺州（今金華）重刊橫渠集。初用另一本，

東萊呂太史集與朱侍講云：「此間方刊橫渠，斷手當首拜納。」（癸巳）

朱子答書（朱集卷三十三答呂伯恭第二十三書）云：「橫渠集刊行甚善。但不知用何

處本？若蜀中本？則所少文字尙多，俟寄來看，或當補，卽作別集也。』（此書王氏注云『癸巳』。按乾道九年癸巳，朱子年四十四歲。）此時呂氏似尙不知有蜀中本，以另一本刊，故朱子告之以蜀中本內容。

又答書（朱集同卷答呂伯恭第二十七書）云：『橫渠集已畢未耶？得本早以見寄，幸甚。』（王氏注『癸巳十二月』。）蓋朱子亟望其刊成故一歲之中，再言及之。

後知有蜀中汪刊本，卽輟刊，而重求蜀本覆刊之。

東萊呂太史集與汪端明書（汪應辰爲端明殿學士）云：『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版矣。而子澄（按清江劉清之字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最爲詳備。今卽令輟工，專遣人往拜請，幸悉以付去人。』（癸巳。時汪氏離蜀東歸已久。）

汪氏答書（文定集卷十五答呂伯恭）云：『橫渠集，元晦頗以爲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按此云『今

亦同往』，是以張集及呂帖，同交東萊。再證以汪氏與朱子第十四書有『前此所得本，亦寄他（指東萊）處』之語，尤合。因之東萊遂得汪玉山成都本而覆刊之矣。故朱子答蔡季通書云：『橫渠集婺州用川本刊』也。

越一年，刊成。朱子擬將他本所校補者，附刊爲別集。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呂伯恭（第三十書）云：『寄及橫渠文集，此有一寫本，比此增多數篇。（按東萊覆刊汪氏蜀本，故闕漏亦相仍。汪答呂書所云『元晦頗以爲未盡』也。）偶爲朋友借去，（按此朋友，爲蔡通，下答蔡書可攷）俟取得，寄呈，可作別集，以補此書之闕也』。按：此書王氏注云『甲午』，（朱子四十五歲）是也。蓋越一年，東萊覆刊蜀本成，以寄朱子也。

又續集卷二答蔡季通（第一百二十書）云：『橫渠集，告付下。（按此卽朱子所藏比蜀本增多數篇之另一寫本，爲蔡氏借去者，故索取之，以付東萊校補也）婺州用川本刊，欲寄此，令補所無也。僧兒（按：朱子長子塾，字受之，受業于東萊。僧兒，其

小名也。云：伯恭所選之文，取其備衆體，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覆，或曲折耳。按此所云云，疑述東萊選崇文集以入皇宋文鑑事也。」

文定集（卷十五）與朱元晦（第十四書云）云：「婺州新刊橫渠集，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按指伯恭處）。（按：此即前東萊與汪端明書所索，而汪氏寄以蜀中本。）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按：呂大鈞，字和叔，橫渠弟子。其集今不傳。）蓋必傳之橫渠也。」

朱子所校補者，東萊曾於南軒處，又增補得數篇然似終未果刊。

東萊呂太史與朱侍講書云：「橫渠集，續收者，本欲便刊。以近得張丈（按指南軒）書，復尋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按此書當在己亥時，又越六年矣。）朱子所校補之文，與羅參議書則云「勢須刊作一本」，答萊東第二十三書則云「即作別集」，第三十書則云「可作別集」，是別集之刊，朱子所督促而期於必成者也。以東萊己亥答朱子書攷之，則東萊之續刊張集，勢亦不能自止。然東萊似全期備，更有所

待，而天不寬假，越一年而南軒卒，（淳熙七年庚子）又越一年，而東萊亦卒矣！  
（淳熙八年辛丑）別集之刊，疑終未果也。

至於書題，似汪氏成都刊本，已易名爲「橫渠先生文集」矣。呂氏浙本從之。

尤袤遂初堂書目。（海山仙館叢書本）「橫渠先生文集十卷。」以宋史尤袤傳攷之；

「袤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是尤文簡，乃汪文走之弟子也。則遂初堂藏本，自係汪刊。

由遂初堂目，可知三點。（一）汪刊本已廢「崇文集」之名，而易名爲橫渠先生文集。

（二）卷帙仍舊爲十卷。（三）並未附有別集一卷，或幾卷。至其後東萊與朱子往來

之書，僉作「橫渠書」，未嘗一見「崇文集」之名，則其定名仍蜀本之舊，更可見

也。

至於朱子所校補之別集，雖已久佚，然其內容仍略可窺測。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答魏元履（第三書）云：「橫渠有數篇謝人薦舉書，甚佳。」

（按此書王氏注云「戊子。」）以周密浩然齋雅談（浙刊武英殿叢書本）考之，呂東

萊之撰皇宋文鑑，其間取去，多徵朱子之意。今宋文鑑中，頗採橫渠集之詩文，獨此數篇謝人薦舉書，若蜀刊十卷本所有者，朱子概稱其甚佳，宜在選列。而反不選者，知此數篇書，必在又一寫本中，而為朋友借去之故也。考皇宋文鑑，成於淳熙四年丁酉之冬，而朱子寫本之寄，已在淳熙六年己亥之左右，故東萊不及以之編入文鑑也。據此約略可窺當日宋藏寫本之內容，此謝人薦舉書數篇，即其中之一二也。及至宋末，則婺州呂氏刊本又有一覆刊本，見於咸淳臨安志甚明。此宋刊本之可攷者也。入元中葉，而不全本之「張子全書」始出。吳草廬（徽）非寡聞者也，而其所見之「張子全書」已與吾儕今日所見者，材料略等，而次序更紊。草廬乃為之重行釐定，即今本所見者是也。

中華書局影印《張子全書》：「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與不之書，擊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今行世之張子全書，內容正與此相符；當皆自此本導始。此後迄明，徐名遂曾刊張子全書（今通行之本），又皆轉刊徐本。」

邵子全書（此本二十四卷。清人無爲之轉刊者，卽將就湮。蓋皆承續吳氏訂本矣。此不全本張子全書源流之可攷見者也。……）

中華民國十四年元月，海鹽吳其昌作于桐鄉縣宅之謙益堂。

吳其昌也。

易本義九圖辨僞申寶應王氏說

寶應王氏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有周易本義九圖論。其爲文，分析致精，援徵致詳，而論斷致確。其總統之結論曰：『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而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旨者也。』又云：『反復參攷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今按：王氏堅決斷定九圖非朱子所作，是也。然其論證，胥在易圖本身範圍以內，故末由委曲講詳其所以致誤冒戴之原因，而但泛稱『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此猶勘識者，已獲賊證，而不能推明其曲折之情僞。故其爻書，猶不能無遺憾也。今再旁偵側測，始知王氏之判牘無誤，而其致誤之由，似亦隱約可明。故作說以申論之。

儒學警悟七集本朱陳善捫盞新語二集卷一，（即全書卷五。）伏羲文王八卦圖一條  
（汲古閣本作朱先生易圖）云：『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

六卦圖：則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乾位西北。坤位西

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

其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震，齊乎

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

東方也。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

兌也者，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

干卦曰：此說周易也。『子以爲不然……』

按：陳善所著捫盞新語，皆有年月可考。其第一集自跋，下署年月爲『紹興己巳（按紹興  
二十年）正月。』其第二集自跋，下署年月爲『紹興二十七年三月。』最後全書之成，據  
其門人陳益序，下署年月爲『紹熙元年』。由是推之，則陳善乃朱子之先輩；其年齒遠在



朱子之前。且其新語卷一至卷四，成于紹興十九年以前。卷四至卷八，成于紹興十九至二十七年之間。今此條在第五卷，以年時先後之序次推之，則當在紹興二十至二十一年間。此時朱子年二十一、二歲，尙無一字之著作傳于世也。此陳善所見之一朱先生易圖，「非朱子作。其證一。紹興二十七年，朱子二十八歲，校正唐陳昌晦裨正書三卷。此爲朱子學習著作之始。然仍不得稱著作。」但此時陳善捫盃新語二集已結束矣。且朱子三十以前，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而獨不學易。是捫盃新語二集所記之「朱先生易圖」，決非朱子之作。其證二。又，陳善年齒，遠長于朱子，不得尊稱曰「朱先生。」又其時朱子年甫弱冠，尤非可戴「朱先生」之尊稱者。且陳善雅不好伊洛之學，書中屢毀伊川及龜山，何至獨於後進之朱子，尊之以「先生」稱。由是可知陳善所稱之「朱先生」，決非朱子明甚。則此「朱先生」所作之易圖，亦決非朱子之作明甚。其證三。然而如陳善之所述，則此伏羲八卦圖及文王八卦圖，與今傳世易本義九圖中之諸圖，體密合，絲毫無異，是可以知今傳世易本義九圖，實在朱子以前已有，而非始出于朱子明甚。



由。然漢上曾爲今上皇帝（高宗）之侍講，則紹興間之宋人，自當以「朱先生」稱之。故遂名其易圖曰「朱先生易圖」。陳善不過引原書之書名耳。但今宋甄漢上之原著具存，其卷題乃作「漢上易圖卦上下」，並不題「朱先生易圖」，而陳善所見者，顯題「朱先生易圖」。內容相同，而書名歧異。是蓋南宋時坊間別有一書，名「朱先生易圖」。流行於世。疑其書原爲坊賈刊以射利者，將漢上之書改頭換面而成。但題「朱先生易圖」，不復更署作者名氏。流傳既久，逮于南宋末葉，滿會舉世又競稱朱子爲「朱先生」；（南宋末風氣如此，多閱當時掌故之書自知。）遂不覺桃僵李代，誤合爲一，而公認此九圖爲朱子作矣。（姑立假定之推測如此。留待他日之證實。）

然則取此九圖以冠易本義之卷首，又濫觴於何時耶？以其昌所見，似最初始于九江吳革刊本也。

康熙口口內府覆刊宋咸淳本周易本義吳革序云：「……昨刊程傳手章貢郡齋，今敬刊本義于朱子故里。……咸淳乙丑（按元年）立秋日，後學九江吳革敬書。」又清陸心

源儀顯堂續跋（潛園叢書本）卷一，覆宋咸淳本朱子周易本義跋云：「吳革，字時夫，

江西德安縣人。——革三領舉于漕，肄業白鹿洞書院。——咸淳初，知建州。……序

云「刊于朱子故里」，蓋革知建寧時所刊。

按：宋末元初，易部新著，其爲朱子周易本義作疏者，大凡六家：（皆現存者。未亡佚者不

計。）而載錄此九圖于卷首者，凡四家：（一）朱董楷周易程朱傳義附錄，其成書年月，

據楷自序所署，爲「咸淳丙寅。」（按二年。）（二）元胡一桂周易本義附錄纂注，其成

書年月，雖今傳本無序跋可攷；然據天祿琳瑯書目卷五，引元刊啓蒙翼傳胡氏自序，署「

皇慶癸丑」，則附錄纂注，其同成于皇慶二年者也。（三）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其成書

年月，據熊氏自序所署，爲「至治壬戌。」（按二年。）（四）董真卿周易會通，其成書

年月，據真卿自序所署，爲「天曆元年。」凡此四家，皆在吳革刊本義以後。最早者，董

楷之書，適成于吳革刊本後之明年。天台地輿建寧又近。其得見吳革新槧，昭然無疑。而

吳革新槧本義。前有九圖，後有五贊筮儀，凡吳革以前易本義刊本，全不可攷。疑最早

將九圖附本義而合刊者，即始于吳革。吳氏刊本流傳既廣，閱一年後而天台董氏楷，越四十八年後而婺源胡氏一桂。越五十七年後而南昌熊氏良輔，越六十三年後而番禺董氏（真卿），相繼取此九圖，附于本義之首，並相沿誣題爲『朱熹集錄』，而九圖爲朱子作，遂成鐵讞，不可破矣。然於時亦尚有卓見之士，造周易本義之疏者二家：即（五）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通志堂經解本）（六）張清子周易本義集注附錄（元以後從無刊本，今僅存孤鈔影元本。舊藏歸安陸氏詒宋慶，今入日本岩崎朱靜嘉文庫。見靜嘉堂祕藉志卷十三。張菊生先生屢欲印入四部叢刊而尙未果。）皆到然不爲所惑，始終屏而不錄。可見宋元間學人，亦有懷疑此九圖非朱子之作者焉。及至胡永樂敕修大全，而誣案鑄定，朱子遂代人受無窮莫須有之罪矣。（如胡渭易圖明辨略云：『以圖書冠易之首者，古今未嘗有也，有之，自朱子本義起。』按不攷而妄言，在村婦罵街，可。在學者墮放學問，不可。）又，吳時夫既曾肄業白鹿洞院，則當時所謂『朱先生易圖』者，或亦於書院中得之，不假誦索，遂誤認爲朱晦翁之故稿，而貿然與本義相類聚。今九圖洛書圖下有注一條『蔡元定

曰：「云云，此當時書院諸生所附記者，此亦有綫索之可尋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武英殿聚珍叢書本）卷一云：「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易學啓蒙一卷，煥章閣待制講新安朱熹晦庵撰。」首列九圖，末著撰法大略。（按

撰法大略，蓋卽筮儀。）兼義理占象而言。

按陳振孫此說，又見採于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通考流布既廣，世之疑易九圖爲朱子所作者，多從陳氏此說爲顯證。以謂陳振孫所藏之易本義，亦已「首列九圖」矣。然陳振孫所藏之易本義，果爲何人之刊本耶？以其昌所見，恐亦爲九江吳革刊本而已。直齋書錄解題，原書久佚。今本乃從永樂大典中重輯者，故無陳氏或他人序跋年月可據，不知直齋編目著錄時，截止于何日。（世人或有幻覺，認爲陳振孫時代頗早者，實爲錯誤。）然今考書錄解題中，所著錄之書，若吳如愚準齋雜說，若稅與權記鶴山周禮折衷；稅氏吳氏，皆理度時人。其著作刊成，自不能在度宗以前。直齋乃皆能藏之，自亦及藏咸淳元年之吳革建寧刊本之本義矣。（惟陳氏所藏，尙有朱子易傳十一，則不知爲何人所刊耳。）

中華民國十八年春海

吳其昌記于天津南開大學百樹邨一號賃廬

通志堂經解本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跋尾

通志堂九經解，有納蘭成德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據納蘭自序，去係刪合宋陳友父大易集義六十四卷，增種大易粹言七十卷（其實此書亦非增種所撰，乃方開所編。原書亦只十卷。四庫提要辨之甚明。）二書，刪複補漏而成。古今未聞有對此說提異議者，幾已成事實矣。今按：此書決不出容若手。容若亦未嘗親陳氏友父之書。此書乃陸統輔（翼王）集合魏了翁周易集義六十四卷，與方開一大易粹言十卷而成者。稿入徐乾學手，借納蘭之名以刊；徐氏代爲之序，而致之不審，遂乃有此違忒耳。

何以知其所採輯之原編，實爲魏了翁之書，而決非陳友父之書耶？此有三大顯據。其一：名稱之不符也。納蘭自序云：『宋陳友父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按：宋時惟魏了翁著周易集義六十四卷。而陳友父所著書，實名大易集傳精義。此自宋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蓋真

卿周易會通，以迄清朱彝尊經義攷等著錄各家。咸作集傳精義，從未有以陳友文所著之書，名之爲集義者。而周易集義之名，正爲鶴山所著之書名。此必陸翼王原稿，但題周易集義，而乾庵遺忘撰者姓氏，遂憑恍惚之記憶，誤於大易集義之上，強加陳友文三字耳。其二：則卷帙之不符也。鶴山之書，只六十四卷。（每卦爲一卷。）通志堂合訂刪補本所採之周易集義，亦適只六十四卷。若隆山之集傳精義，則有六十七卷。因在六十四卷外，尙有綱領三卷故也。雙湖周易啓蒙翼傳云：「陳隆山大易集傳精義六十四卷，綱領，上中下三卷。」又云：「綱領三卷，甚正大可觀。」而今通志堂合訂刪補之八十卷本，適無綱領。若見隆山之書者，應有綱領。而無之，是未見。知所見者，乃鶴山之書也。其三：則內容之不符也。雙湖啓蒙翼傳中篇，記陳友文之書云：「隆山所集：王輔嗣，孔穎達，周濂溪，司馬涑水，邵康節，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蘇東坡，游廣平，楊龜山，郭象山，郭白雲，朱漢上，朱文公，張南軒，楊誠齋，馮縉雲，又兩家，失姓名，（計共二十家。）但稱「先儒」「先正」別之。」（周易會通略同。）又記魏了翁之書云：「集義，



自：周子，邵子，二程子，橫渠張子；程門諸大儒：呂藍田，謝上蔡，楊龜山，尹和靖，  
胡五峯，游廣平，朱漢上，劉屏山；至朱子，張宣公，呂成公，凡十七家。內一家爲李隆  
山（巖）少子秀巖（心傳）他易不預。』（周易會通略同，是期王輔弼（嗣）孔冲遠（穎達）司馬  
君實（光）蘇子瞻（軾）郭立之（忠孝）郭子和（雍）楊庭秀（萬里）馮當可（時行）等八家，陳有而  
魏無。呂與叔（大臨）謝顯道（良佐）尹彥明（焯）胡仁仲（宏）劉彥冲（子聲）呂伯  
恭（祖謙）李存之（心傳）等七家，魏有而陳無。疆圉蓋然，不可誣也。今通志堂合訂刪  
補本，正有呂謝尹胡劉呂李等魏書所有之七家；而無王孔司馬蘇郭楊馮等，陳書所有之七  
家。（惟郭忠孝之兼山易傳有之。然乃別從方聞一大易粹言採入者。）此尤證之堅者也。  
何以知容若輩，但有魏氏書，而未得陳氏書耶？此證有一旁則，可以推見當時明珠通志堂  
所藏，但有魏書而無陳書也。王士禎池北偶談（庚熙庚辰刊本）卷四云：「康熙二十五年  
四日，上諭禮部，採訪天下遺書。時禮侍徐乾學，疏進宋朱震漢上易傳并圖說十五卷。張  
浚紫巖易傳九卷，讀易雜說一傳。魏了翁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種大易絃言十卷。」

(下略)是通志堂中，有魏氏方氏書，(曾氏書卽方氏書也。)而無陳氏書之證也。又朱彝尊經義攷，于陳氏書下，雖注云：『存』；而竹垞實未見其書。故但探啓蒙翼傳周易會通二條，而於陳氏寶祐甲寅自序，及學齋史繩祖序，皆未嘗有一字提及。竹垞爲容若花間草堂密友之一，(見曝書亭集，飲水詞，淶水亭雜志。)若納蘭有其書者，朱氏不容不見。此又通志堂未藏陳氏書之證也。(納蘭未見陳氏書，卽陸元輔未見陳氏書。)按此合訂刪補本源流，四庫提要云：『相傳稿本出陸元輔。性德歿後，徐乾學刊入九經解，始署性德之名。』其說不無可信也。(最可異者：王漁洋明記健庵疏進之書，有魏了翁大易集義，而代性德作序時，又誤證爲陳友文。豈此序又勞食客代撰歟？)

然陳氏之書，所採王注，孔疏，溫公易說，東坡易傳，誠齋易傳，郭氏傳家易等，今皆傳世。(推馮時行所撰之易解，今佚。但馮椅厚齊易學五十卷內，採之不少，仍未漸泯。)而鶴山之書所集，則若呂大臨之易章句，謝良佐之上蔡易說，楊時之龜山易說，游酢之廣平易傳，胡宏之易外傳，張栻之繫辭說，呂祖謙之讀易記聞等名著，今皆久佚。而伊焯及

劉子覺解易之書，今並其書名亦不傳矣！幸健庵輩其名而不誤其實，所採摭者，稿爲魏氏書，因皆得賴以倖存。故吾儕于徐乾學等之驚名忽實，固當有所勅正，而對其汲遺鈎沈，流通祕籍，開揚潛德之功，亦不當沒之地。中華民國十六年深秋，斜日射牕，海寧吳烈，起于天津師門之雙橋閣。（完）

升卦辭中「利」，又與需卦刺文同。豈此「利」又與容升卦同？

谷。一其孺不無可訝也。（景何異注：王肅嘗問諸劉瓛書，言「穀」字徐大長誤，而

本應將「四取卦要」云：「林幹本出劉元帥。若論經義，爲神學肝入大儒，故置若辯文

又蘇志堂未識刺刃書之精也。（據蘇志堂未識刺刃書。）蘇志堂合情關聯

書文之一。（見劉書亭彙，煇本圖，慈水亭彙志。）善際爾言其書法，宋刃不容不長。此

對，而欲測刃實論甲寅自刃，又舉齊東臆臆刃，皆未嘗言一半卦也。計其書法，亦與容升卦同，草草

論法，于刺刃書不，劉注云：「一」；而計，實未長其書。計其書法，亦與容升卦同，草草

（一）是蘇志堂中，言刺刃式刃書。（言刃書的式刃書也。）而蘇志堂刃書之精也。其未識

078

12538

2646

吳其昌著

V.2

子馨文在(下)

不

出借

查

○ 記

登記號數  
類碼  
卷數  
備註

12538  
078  
2646  
V.2

不  
出  
借

未出借

二月初版

注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清校者 李廷先 姚廷芬

全國各大書局

中國文學出版社

書 五 中 書 局

日 歸 著 立 出 題 庫

升 美 人 畫 題 會

幾 行 著 立 出 題 庫

著 著 莫 其 昌

百 題 不  
百 題 不

藥林錄  
白蟻錄  
全二冊  
定價  
八元八角  
五角  
五角

子 書 文 庫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

之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1514825

130